
厚黑学
第七卷
民国 李宗吾 著
中國歷代奇書
如果说李宗吾的出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的话，那么《厚黑学》的产生即是对封建旧官场内幕的一次大揭密，其反讽意味，经年不衰。被后世尊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人，而他用奇特思维方式写成的《厚黑学》，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奇书。这本堂堂皇皇畅销亚洲二十年的李氏奇书，长期雄视中外畅销书排行榜，李宗吾其人其文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主编 耐咏
中国文史出版社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檠栝之作
绣像本


奇書
中國歷代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简单，运用起来却很奇妙，小用小效，大效。

中国历代奇书

为政奇书开山之篇
益智奇书扛鼎之作

主编 耐咏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物志
◎长短要术
◎冰鉴
◎处世金针
◎观人学
◎素书
◎鬼谷子
◎八面锋
◎智囊
●厚黑学

知微远犹 洞彻八海 权奇灵变 制胜千里
灵活变通 善施法术 精奇诡绝 高瞻远瞩







中国历代奇书之

《厚黑学》

（第七卷）

民国 李宗吾著

如果说李宗吾的出世是天地间一大讽刺的话，那么《厚黑学》的产生即是对封建旧官场内幕的一次大揭密，其反讽意味，经年不衰。被后世尊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人，而他用奇特思维方式写成的《厚黑学》，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奇书。这本堂堂皇皇畅销亚洲二十年的李氏奇书，长期雄视中外畅销书排行榜，李宗吾其人其文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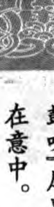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奇書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你赶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赶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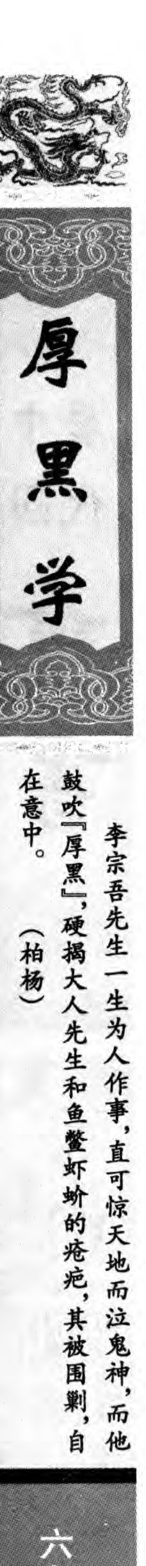
即是说：『课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难。因斯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后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也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砭针，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地。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独树一帜，成为对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晚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明阳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统系写出，借释众人之疑。

厚黑教主正传（节选）

张默生

教主的家世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张献忠大屠杀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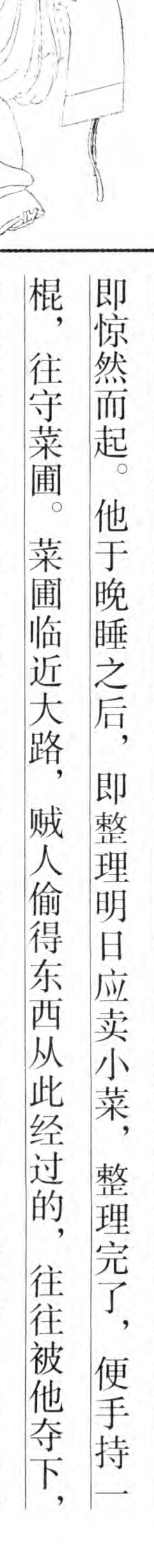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梁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做过愧心事，享寿70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滑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



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10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



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杓，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民国九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的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到，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40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那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是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以后当加以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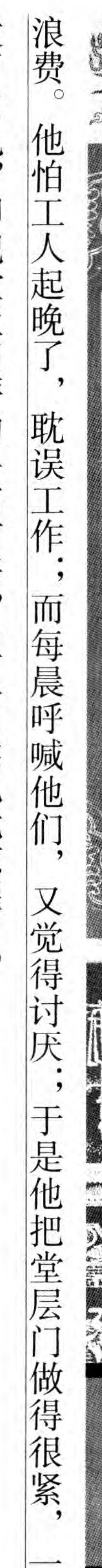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作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作工时，他便携着叶烟竿，或火笼（一种烤手



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垅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豁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燃着，遂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作工，时间也无片刻的

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而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其被围剿，自在意中。（柏杨）





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层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的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那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近有一宅院要想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于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69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的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

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作『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有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裂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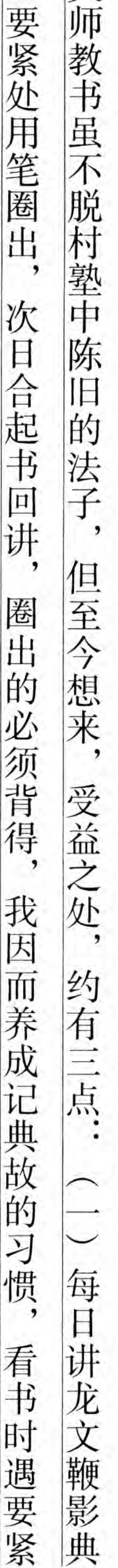
『迂夫子』和『老好人』

宗吾到了8岁，才开始入私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操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作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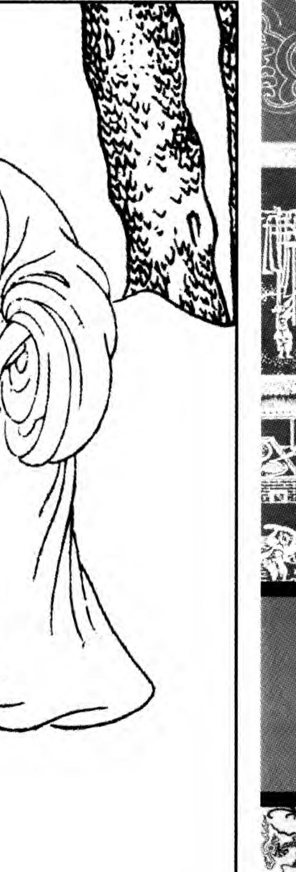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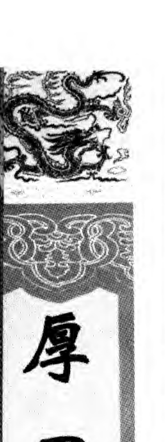




到正式入塾时，他已把父亲终生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他初从一位姓陈的先生读，陈是他家的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他从其一直读了四年。后从一位姓邓的先生读，又读了一年。这两位先生，除教他背书外，一无所授。后来他父亲请了一位关先生来家，教他们几弟兄读书。这位关先生，名海洲，虽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但学问却不错。教书的方法，也比陈邓二师好得多。读了两年，就开始学做八股文试帖诗了。他开始做八股，即能由破承起讲，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做试贴诗，亦能作四韵；很快的时间，就可作满篇了。他从关师二年，得的益处不少。据他后来自称：『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的法子，但至今想来，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合起书回讲，圈出的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的习惯，看书时遇要紧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处，便用笔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和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及四书备旨，用墨笔点句，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的千家诗送他看时，他夸奖道：你居然点对了许多，错的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如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的习惯。到了次年，不待老师讲解，就请父亲为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爱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借到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遍，甚为得意。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时，便首先举孙曹刘为证；但那是陈寿三国志的材料，非演义中材料，不过最初的印象，是由于《三国演义》。』这是他深深感念于关师的。关师到了后来，有些教不了他了，有一次命一试贴诗题，中有『雪』字，他第一韵用『同云』二字。关师在『同』字上打了一个『×』，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是这个『彤』字；但关师所引，是出自《三国演义》上的。于是他回道：『我用的是《诗经》上『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同云』。关师听了，默默不语。以后这类的事，常常发生。关师自觉不能胜任，便因而解馆；他也在那时病了，父命辍读，是年他14岁。

宗吾自6岁时，因受冷而得咳嗽病，经久不愈，遂成哮喘症，遇冷即发。因此身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师读时，读几天，嗓音即哑，医数日好了，一读又哑。所以乘关师自行解馆时，他的父亲使命他辍读养病了。不过到这时，他已养成自己看书的习惯了，虽是在养病时期，但手中却不离书本，不惟白天

看书，夜间也看书。每夜父亲在堂屋里同家人聚谈，他便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有时或倚着神龛阅览。他那时的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为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了一种嗜好的样子。所看的书，也不加选择，无论是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本小说，他都一律看诗，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肯放手。他父亲对于他的看书，完全取放任主义，不为他选择应读何书，也不问他看何书，既不催他看，也不禁他不看，不过常常喊他为『迂夫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那时，他父亲命他的四哥辍学务农，把他的五哥送到茂源井一家刘姓所设的私塾去读，家中虽然也请了一位姓侯的老师，但只是为他的七弟请来发蒙认字的，谈不到什么学问。他不管这些，他只知不分昼夜的自行看书罢了。后来，他的大哥见他终日书不离手，就对他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仍将他送进私塾中，与五弟同住，可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他便，以后送点学钱就是了。』他父亲赞同这种意见，就把他送进了刘姓的私塾里。他对这事曾说：『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哥不过是无意中的几句话，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极大，否则我以农人终老了。』

那家刘姓的私塾，有老师三位，是三辈人。祖辈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为刘二公；父辈之名为刘应文，号焕章，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七老师；子辈之名为刘树仁，号建侯，也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章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书法，娴于词章，论文眼力极高。学生的八股

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由建侯老师批阅。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到那位老师面前俱可。宗吾本来是去养病的，得了特许，听他自由；但他到了这种读书环境，竟忘记自己是在养病，一样的用功，一样的作八股诗赋，只是不背书罢了。他还记得当时塾中的大门上，每扇贴有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实，桑叶虽大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读了非常感动，就更加用功。对于所有同学都倍致友爱。因此，又获得一个绰号，叫做『老好人』。



　　自流井那一带的习惯，是某处有私塾，家长就把子弟送去读书，时间大概在正月二十以后。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家长来议修金，叫做『议学』。议学时，老师避去，众家长你劝我，我劝你，把修金议定，然后开列学生姓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名及所认钱数为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这修金就算议定了。当三位刘老师议学时，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12串，宗吾的三哥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宗吾的名下，他的父亲便声明是送来养病的，就随便写了几串。等到把修金清单送与老师，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惟有李世铨（宗吾初名）读书最好，应该比李世源还要多出些，怎么才出这点呢？』于是他的父亲也就改写12串。老师对他这样重视，殊出他意料之外，所以在精神上受到一种很大的鼓励。

建侯老师，每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有时还出以嘲弄口吻；独对于宗吾，则无此态度，不过呼他名时，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一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道：『你们那些娃娃还没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又很能使他自尊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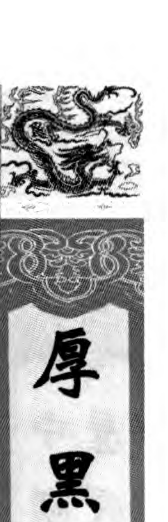
在三位老师中，刘二公人甚忠厚，七老师严重自持，而建侯老师则性情诙谐。他不惟对学生加以嘲弄，即对刘二公也常开玩笑；只有在七老师面前不敢放肆，但有时也不免要说一二句趣话。一次，他们宴会归来，建侯老师便对学生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夹两块三块；后来端上一碗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夹成两半。我心想：二公为什么忽然而这样斯文了？那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而宗吾听了也觉得非常有趣。他本来是生性朴讷的，后来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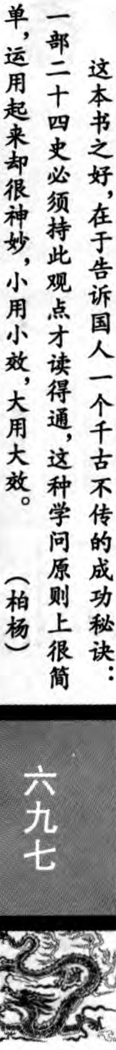
的口中和笔下常常诙谐百出，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据他说，建侯老师却是影响他的原因之一。

那个私塾中，规定五天作文一次，叫做『课日』。宗吾对于作文章格外用心：得了题目，坐着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必待想好，才肯下笔。写出的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目，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还是改得稀烂；但老师批阅的结果，常为全塾之冠。他的五哥往往叫他代笔，他就把不要的稿子交给他誊，仍不时被老师大加称道。一年之后，他的五哥辍读务农，而他的七弟又来和他同读一年。

他越来越被老师赏识起来，尤其是建侯老师。那时宗吾正看《凤洲纲鉴》，这已是第二遍了。同学王大衢见他看这书，也买了一部来看。建侯老师见了，就责他道：『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准他看，此等书，要进了秀才方能看；我若不说，让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哩！』这是科场时代的风气，但于此也可见宗吾之被赏识的一斑。

他那时的心思，随时都放在书理上，且学且思，且思且学，尤其偏重在思考的功夫。有一次，建侯老师率领学生到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类似吊唁）。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惟宗吾一人在桥头上徘徊独步。他回头看见老师和同学正望着他笑，他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一同学道：『你们方才为何笑我？』答道：『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他听了这话，虽然口中尽是谦逊之词，但心中却在想，这莫非是孟子所说：『睟然见于面，盎于背』的缘故吗？他在当时，本把秀才看得甚高，不敢妄想，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所以听了这话，不免惊异起来。

晚上行『三献礼』时，照例应讲有关孝道的书，这是四川的风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他把闵子的孝行说完，跟着即说：『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云云，这明明是运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笔法。宗吾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即目注于他，微作笑容。老师的意思，是说：『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一人才懂得。』这一件事，他得到的印象最深，老师的形态，他说数十年后，犹宛在目前，这都是精神上给予他的极大鼓励。

自流井有罗氏兄弟，宗吾称他们为罗大老师罗二老师者，和他的父亲是好友，学问都极好，二老师尤称博闻强记，他也时时向他们请教。当时，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给学生们选文，也是随他的性之所好。他所选给学生读的，是名八股家周椟山的文章，是张之洞所提倡的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一日，宗吾即问罗大老师说：『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的文章，究竟合适不合适？』他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这又是科举时代的一种风气。宗吾又问：『我现在买有一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惟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看何书为宜？』他说：『禹贡的水道，

你只看这种注，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书，可见罗大老师并不孤陋。宗吾常向罗大老师请教，得到许多益处；罗大老师也爱宗吾的才学，就想把女儿许给他。宗吾幼年，原订有古姓女，其叔古威侯，以善书闻名，宗吾的字写得太坏，怎样写也写不好。某老师见着他的字，就说：『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的叔丈人？』好在古姓女未等出嫁即死，宗吾才免得向古府去献丑。可是字虽写不好，但他嗜书成癖，这时尤甚，他知道罗家藏书甚多，所以一听见罗大老师有意将女儿许给他，就非常高兴，他当时心里想：不管他的女儿怎样，就只为借此可以多看些书起见，他的女儿也是可以娶的。但他父亲不愿做这门亲事，白白使他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罗二老师，也是他时常请教的一位先生。罗二老师嗜吸鸦片，自己没有私馆，终日睡在烟盘子侧边，不肯起来，学生背四书五经，他就卧在床上听，背错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偶错一字，他也知道。他夜间为学生讲书，命学生在灯下看着，他在暗处讲解，口诵各书小注，且讲且问学生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当然是一字不会错的，这便是罗二老师的本领。一年，宗吾所在的塾中因为老师病了，请罗二老师去代教，学生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的佳作默写一篇出来；读熟了，又默写一篇，试贴诗亦然，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时他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蕴藏有若干八股，若干试贴诗？但他们兄弟二人连一名秀才也没有取得，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实例。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宗吾在三位刘老师门下，共读了两年。次年的某月，学屋中忽然纷纷传说有鬼，某生某生都听见过，伙房也看见过，一时吓得他们惊惶失措。建侯老师得知，便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那里会有鬼？』因此，学生才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的前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才说：『这些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某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虽口说无鬼，心中也是很怕。』那时，宗吾正看史书，心中在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于是他深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他出而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

三位刘老师散学以后，就离开茂源井，各在一处设教了。宗吾又专从七老师读，自17岁至20岁，一直读了四年。七老师对于学生用功，逼得很紧，改文尤其用心，并且改得很好。他为学生改文，往往坐至半夜，还是一灯荧然，尽在焦眉愁眼的改个不休。他改过的文章，有通篇只留几句的，至少也要改一大半，每批云：『将改处细玩。』又云：『须多读多看。』那时的塾师所谓多读多看，就是多读八股文章，多看四书朱注，乃是为考秀才用的。但这时宗吾看书，已越过了这种范围，可说是于书无所不窥的了；对于老师所改的文字，也不愿仔细去看。他心中在想：『老师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你的，不如读古人的。』所以他后来做校长时，每对国文教员说，善改不如善留，若是改多了，不惟教员吃苦，反减少学生的兴趣，这是他从七老师方面亲身经验来的。可是他对七老师的人格，却异常敬佩。到了第四年，七老师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

（柏杨）


中國歷代
奇書
七〇二

便很郑重地对他说：『你在我的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其时宗吾的修金，已经增至24串了，七老师不顾自身的利益，意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宗吾毕生感念不忘的。于是他于20岁的下半年，即转入自流井三台书院，从李济平先生读；次年又转入自流井炳文书院，从卢翊廷先生读，这样，便结束了他的私塾时代。

思想开始要飞翔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从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颇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推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

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斋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他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作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50两做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是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24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那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



『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的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的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那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的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辟思想，他一再的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的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柏杨）





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闲』，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





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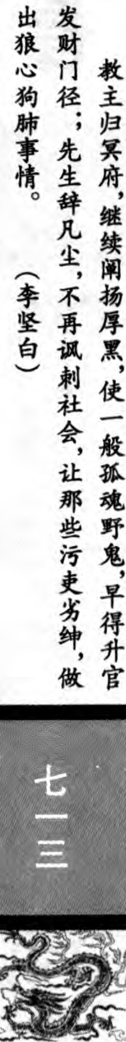
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悯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

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作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的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的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拣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等于蜂之采花酿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不知其人视其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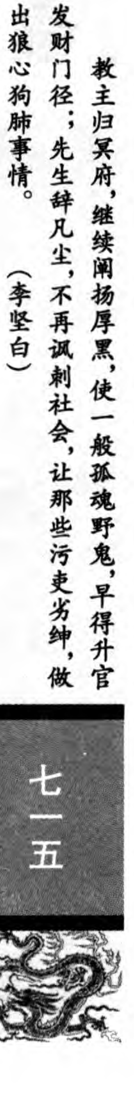
宗吾在炳文书院，一共住了四年，可说是他在学问上的潜修时期。山长卢翊廷先生，是当时的八股名家，学识也极为渊博，不过那时已渐由八股改行「策」「论」「义」了。书院中的生活，每日由山长规定时间开讲，大部分的时间是由学生自修看书，或是同学互相研究，遇有不明了的地方，或是发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山长解答。每五天定为「课日」，还是像私塾中一样，或作八股，或作诗赋，或作策论义，由山长临时指定。富顺县及自井分县的「月课」或「季课」，书院的学生，也是照常参加。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在萌动起来。本来



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当时书院的学生有廪生、秀才、童生不等，约只四五十人。有在数年之中，还很有几位考中举人的。宗吾是入书院的第二年，年23岁才考取秀才的，这也因为他蔑视功令的限制，所以终不能登入高第；但他也无所惋惜。他的同学中，那时已有不少人潜伏下革命的思想，当然他也不能例外。其中如雷铁崖、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诸人，是他至好的朋友，后来均曾献身革命事业，都是卓卓有声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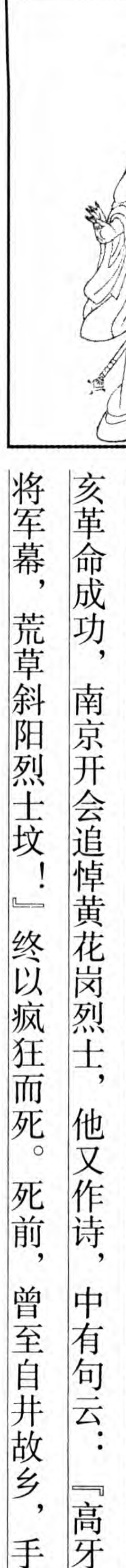
雷民心，后来与宗吾一同考入高等学堂，参加创办叙属旅省联合中学，暗中策动革命，今尚健在。其兄铁崖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入南社作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白云阉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招君咏原韵的一首，云：

『空阶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
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
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
青史有名甘白刃，留芳遗臭且无论。』



施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粱。』此时他早已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诗，中有句云：『高牙大纛将军幕，荒草斜阳烈士坟！』终以疯狂而死。死前，曾至自井故乡，手中抱

一酒瓶，且走且饮，见旧日熟人即问：『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态可以想见。死后，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命，其功甚大，正议从厚抚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对说：『他跑到西湖去做和尚，这就叫做不革命！』因此，仅得恤金三千元，为其子女学费了事。宗吾说：『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将军了。』

廖绪初，自流井人，与宗吾同学的后四年，由副榜而中癸卯科举人。不久，即加入同盟会，与张列五等同办旅省叙属中学，实则是革命的根据地，炸弹及秘密文件，均藏校内。他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川人初闻革命之说，甚为骇怪；继知绪初加入，遂深信不疑，革命势力为之一振。他办叙属中学时，以身作则，管理最严，丝毫不肯苟且。他的业师王某，和旧同学戴某，来校肄业，执学生礼，犯规一律悬牌斥退。对于党的信仰，尤为坚定，所以又被人呼为『党痴』他办事的坚苦卓绝，持身的廉洁公正，每使异党的人，也不禁倾服。有一共和党健将某君说：『只要国民党人，尽都像绪初，我还有什么话说！』民国初年，他任审计院次长，所有器物，都是由都督府领的，裁撤时一一退还都督府。外有新购零星小物，他便令院中同事照原价购买，以款交还公家。剩下的洋灯茶碗，及其他不适用之物，则由他全行购买，运回家中，这恐怕是移交案中之史无前例的了。据宗吾说：绪初任次长时，他充科长，他们是隔房而居的。一次，听见绪初在室中拍案大骂，旋见某君即仓皇从他的室中奔出，绪初在后面遂骂不休，直追出大门乃止。随即入宗吾室中说道：『某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向我说某人可为县长，请我向民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政长介绍。他见我唯唯否否，接着又说：事情若成了，愿送四百两银子。我听了登时把桌子一拍，骂道：胡说！这类的话，都可向我说吗？他遂而嬉笑着说：算了算了，不说也罢。起身就走。我气忿不过，所以追去骂他一顿。』宗吾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使他难堪呢？』他说：『这类人不痛痛的骂他一顿。将来还不知干些什么事呢！我非对民政长说不可，免得用了这类人出来害人！』此后宗吾和绪初相处十余年，从未听他重提此事。宗吾对这事批评道：『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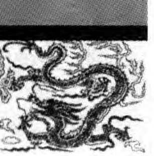
还有一事，也至为感人：绪初是民国十一年死的，死前数日，宗吾去看他，其父便说：『绪初的病，系为党中某事失败而起，看见报纸，就愤恨不已，病益加重。已嘱家人不拿报纸给他看了。』宗吾见了绪初，就说他的病，由过劳所致，总宜善为休养。他说：『劳碌尚是小事，惟党事败坏，精神上大受痛苦，今日之病实由于此。』次日临别，他就向宗吾说：『我现在尚有一事未了。』宗吾即问何事？他于床头取出一表，指着说：『就是此事。这是富顺范秋岚的遗物，秋岚革命，在西藏被赵尔丰捕杀，表落某手，经隆昌黄容九等，辗转取得，托我转交范子。以作纪念。数年未见范子，甚是抱歉！某年曾见某人，想托他，恐交不到；现在你能替我交到吗？』宗吾见绪初自知不起，等于托孤寄命，即慨然答道：『交得到。』他又问：『你如何交法？』宗吾答：『我如进富顺城，即找到范子亲手交给他；如不进城，陈文垓在城内做生意，即托他转交。』他点首说：『文垓这个人，倒可以信得过。』于是双手将那表交给宗吾道：『此后即由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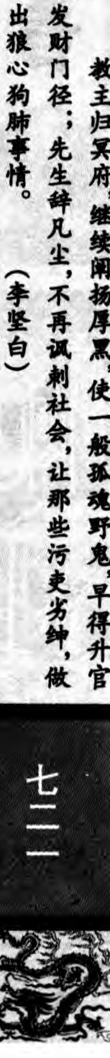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
奇書
七二〇

你负责了！』其临死犹丝毫不苟如此。他的事迹甚多，宗吾另有专文记录，此处不及详述。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时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的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泰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答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无隐，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去了，很愤慨的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是日有人请他筵会，他也不去，随即辞官返里了。反正后，南京政府追赠伟虎为左将军。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预机要。因宗吾后来发明厚黑学，小亭送他诗中有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为道德！……』宗吾对于诗中三四两句，认为妙极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他说：『应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他亦有此外号）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的，』因此他后来常常将二者加以征验，这是他和小亭的会心处。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在炳文书院时代，宗吾和这些同学们，相与期许的决不是功名富贵；相与切磋的也不是师承道统；然则他们的抱负究竟是什么呢？不知其人视其友，我们看了以上诸人离开书院不久即开始的种种作为，就可知道当年他们用力之所在了。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宗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取秀才，次年赴省补行恩正两科乡试。闱[1]后，他同雷民心及县中数人，便考取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雨岚先生赴日本考察，迟了一年才开办。二十九年，宗吾与雷铁崖、雷民心、张荔丹、曾龙骧数人，在乡间共同读书，没有从师。到了冬间，高等学堂开办，宗吾遂赴省入学，三十年春始正式上课。

校中设甲乙两班为普通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课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32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清」「斤求两」之类；从

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读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入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赴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

① 闱，科举时代称考场，这里是说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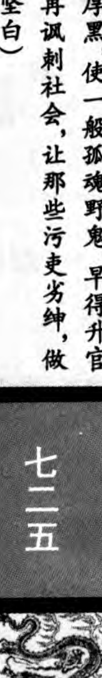


他第一次上课时，日本教习池永演说道：『要造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上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具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硬硬的塞入学生的脑筋里。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那便等于以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学生就永远不如先生；但事实上则不然，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这即是由于学问乃人人脑中所固有的原故。要之，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让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这时他刚刚改字『宗吾』，正要谋思想的独立，所以听了池永的这种演说，得的印象极深，觉着这种说法，比朱熹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了。他说池永这演说，于他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阅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觉得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也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他始终是敬佩的。他说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永远留在他的脑中。

自此以后，他便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封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就问他道：『这固囊二字，是何意义？』他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实则这固囊二字，他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证学者，也是无从索解的。于是他自己下一定义说：『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所以题此二字，以作他当时的座右铭。不过他固着过于相信这种看法，据说还是失败了的。例如池永教授理化，开始讲水素和酸素，他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

在想，看能不能引出点新鲜东西来？以后凡遇先生所讲的，他都这样的想去。那知他这样去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的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毅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来生缘！』这是觉得科学这门东西，于他是失望了。他从前深恨八股文字来束缚人，一听见废科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终日固囊固囊，也固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又想从学术思想方面悟人。一次，他拿了一部庄子来研究，同学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他说『民心，科学的部门，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没有充分的仪器来供我们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吗？在目前的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的知识，有何益处呢？只好等儿孙辈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中寻一条路来走。』民心听了，也同声叹息。初期学校的书本教育，不能满足有思想的青年，由此可见。但后数十年的教育如何呢？！

他在校时，除了不愿只在书本上学习理化外，对于数学一门还是研究得很精的。他的心思缜密，据他自己说，乃是因为研究数学磨练所得。不过在校的后二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博览有关学术思想一类的书籍。他以为很多的学科，都是可以自修而通的，像按着钟点上课的制度，实在无聊。这便是他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同时他自改字『宗吾』后，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只是厚黑二字还点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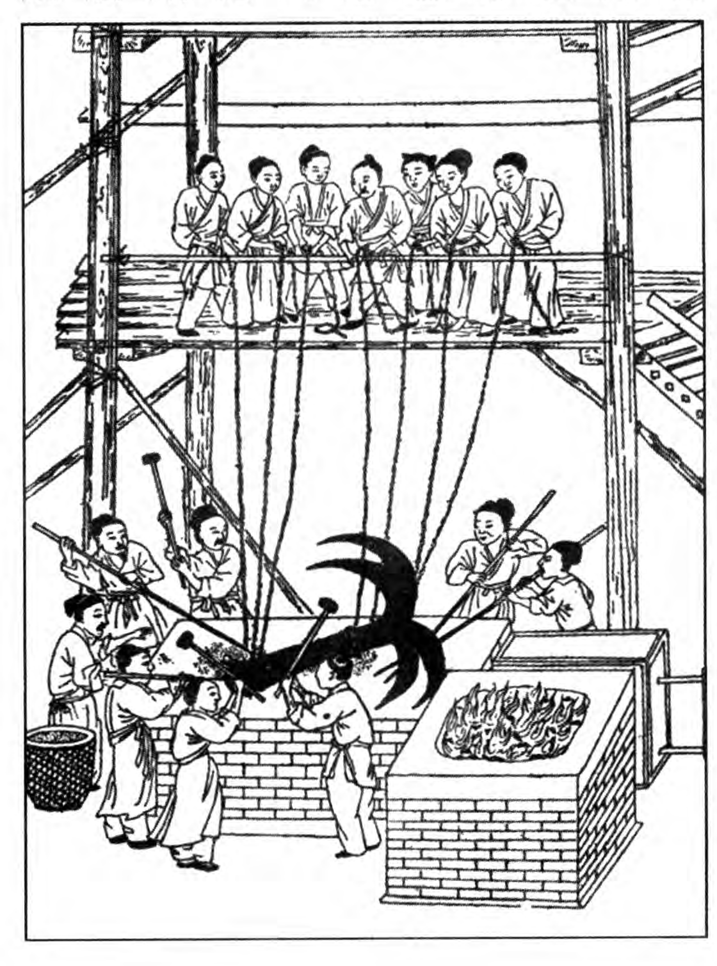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出来，可以说他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的时期。

那时他们叙属的同学，一面在校肄业，一面创办一旅省叙属中学。当时发起者，有陈本初、张列五、五简恒、杨泽溥、雷民心、乃宗吾等十余人。先推陈本初主持校政，其人有毅力，有担当，不幸病故。继由张列五接充，聘廖绪初为学监，叙属中学的发展，张廖二人的功绩最大。廖虽名为学监，实则校长、教务、文牍、书记、会计、庶务，全由他一身担当。张则为四川同盟会的领袖，当时与谢慧生不相上下，以后谢慧生逃往陕西，川省同盟会遂由张列五主持。所谓叙属中学者，实即川省的革命机关，凡秘密文件，都在校中油印发布。叙校的一批发起人，皆因列五绪初的关系，先后加入同盟会。宗吾的朋友中，列五绪初是他极端佩服赞不绝口的两位，此外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他也称道不置。现在将这几位高等学堂的





同学略加介绍：

张列五，隆昌人，与宗吾同入优级理科师范班。同时创办叙属中学，作为革命机关，领导全川党人图谋独立，屡次发动各地同志起事，或联络胞哥军队，且仆且起，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在所不辞。一次，乘南校场开运动会时，想刺杀护理总督赵尔丰，谢慧生到高等学堂请列五届时到场指挥，炸弹由叙校学生送来。慧生去后，列五约宗吾入寝室谈些事，宗吾把窗子撑开，见斜日在天，想起嵇康临刑，顾视日影之事，宗吾便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他分别了。』他摸着颈项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将来我解往杀场时，你去不去看我？』宗吾说：『我一定去看，但是胞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即硬气之意）！』列五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下，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人平日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面前，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恰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说毕一笑而散。同列五练习的有谢伟虎，闻伟虎被捕临刑时，态度很豪爽，笑向列五说：『你如不幸被戮，临刑时，也能这样吗？』列五应道：『当然要这样！』可见列五牺牲的决心是早已抱定的。刺赵的事，因炸弹未运到，不曾得手。未几事泄，杨莘友被捕，谢慧生逃往西安，川省党务，逐归列五主持。他维护党人，无微不至。宣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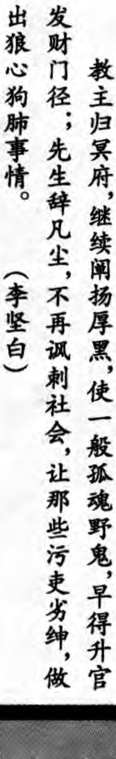
统三年，四川因铁路事件，官绅意见不合，总督赵尔丰，逮捕士绅，纵兵屠掠。列五大恸，于是奔走密谋，预备大举。即于是年十月二日与杨庶堪谢慧生辈，遂除伪吏，光复重庆，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当时清廷又遣端方入川，列五即以计诛之。不久，成都亦反正。云南都督蔡松坡拟遣兵入川，不承认成都军政府，尊列五为四川都督，屡次来文，愿助他统一四川，列五坚不接受。旋即派遣代表，力谋与成都军政府合并。滇黔两都督，又电推列五为川滇黔北伐军总司令，他也婉言辞谢了。成渝合并条约，原订正副两都督，在省投票公决，列五由渝赴省途中，即通电推尹昌衡为正都督，而自己甘居其副。后因军民分治，列五便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入京，许多人劝他不去，他不听，解职北上，袁即聘他为政治顾问。后见袁有异图，遂辞职，改姓名，匿居天津织袜，终被袁世凯逮捕入京枪杀。

列五被捕入京，交军政执法处。其时隆昌黄肃方也因革命关系，拘禁在执法处，后得释放。肃方乃对宗吾报告当时的情形：原来列五在天津织袜，与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同住，袁世凯的侦探李某，串通陈某，介绍与列五相识，愿出款入股，将袜厂扩充办理。一日李某约往某处会饮，商议扩充办法，上了电车，李某递了一卷纸给列五，说道：这是我拟的章程，请你暂时拿着，我下去买点纸烟等物。列五接来也未开视，顺便交给邹汉卿，插在衣包内。到了开车之时，李某还未来。及电车开到站口，许多军士围着搜查，搜出纸卷，乃是图谋暗杀袁世凯的文件，就把列五同邹汉卿魏荣权和陈某，一并逮捕。又列五在天津时，

旧日学生，有些去找他，他就留他们在厂中，供其食宿，也被捕入京。

到了鞫讯的时候，列五纯为别人辩护，关于自己的事，则不置一词。对于所捕的学生，则说：『这些学生，晓得什么？学生因此得释。并且也为肃方极力辩护，问官说：「别人的事，你不必管，你说你自己的事就是了。』列五对于自己的事，仍是不辩，只是替肃方开脱，所以肃方也得释放。

宣布死刑时，列五站在一旁，负手于背，微笑不语。同时，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也宣布死刑。陈某大惊，说道：『当初许我的官，叫我这样办，如今连我都要枪毙吗？』列五呼其字说道：『某人，不必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看守所长某君，与列五很相得，前夜，二人曾谈至夜深，次日忽提出来枪毙，列五看见他，举手说道：『我们请了！』某君一见，即回头大哭。列五见兵役站在两旁，仍如平日一般，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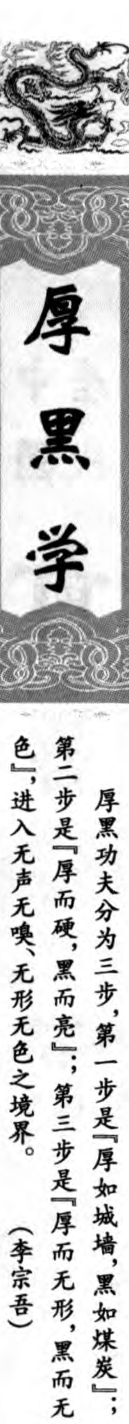


从从容容的，向兵役左右招呼，说道：『请了，请了！』兵役也有不少下泪的。是日风卷黄沙，天地晦冥，为多年所未有。囚车至刑场，列五下车，仰天四顾，说道：『今日天变，未必还是因为我们吗？』独立徘徊许久，兵士催他道：『张先生，快走吧！』列五回头笑道：『已经到了此处，还有什么话说？你们忙什么？』又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进去。兵士在后，以枪射击，立毙，流血非常之多。这个兵士，常对人说：『我经手枪毙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这样从容的，视死如儿戏，真是异人！』

宗吾常对人说：『列五温文尔雅，同学们都说他像戏剧中的小生；后来始知其娴于拳术，能敌数人。他家尚有石弹二枚，即其练拳时所用。但他在学堂时，并未说曾习拳术，只对我说：星期日，常同友人到野外练习手枪，务期左右前后，四方都能命中，尤要在反手射击；练好后，一旦敌人追来，一面跑，一面可以反手射击追者。』

宗吾和列五同班时，既然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就常常和他研究将来出而办事，究竟可不可用权术？列五说：『办事应从正当的路做去，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参用权术，但有一定的界限。』宗吾问：『什么界限？』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甚或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不可妄用。』我们于此，也可知列五的为人了。

王简恒，是宗吾的同乡，也是高等的同学。宗吾曾说，在他的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才能，以简恒为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第一；雷民心也常称他为『大办事家』。他为人刚正不阿，自爱自重。他于当时的一般朋友中最佩服而且最敬畏的是廖绪初。他曾说：『绪初做事，丝毫不苟，就其行谊而论，贤人中寻不出，简直是一个圣人！『廖圣人』的绰号，就是由简恒开始喊起的。当时他们所一致推戴的自然是张列五；但简恒私自评论起来，还是说廖胜于张。一次，他对宗吾说道：『你们一般人，都推张列五，说他会说话，其实他不如廖绪初。列五谈话是从表面上过，只是说得漂亮，绪初则见理能深入。你们不信，可以试验：每逢议事，列五所说，本是对的，你故意与他驳转去，他就随着你的话滚；惟绪初则不然，说话是格格塞塞的，可是他见到的地方，任你如何驳，他始终坚持不变。』后来列五作了都督，作了民政长，他还是说他不如绪初。宗吾就替列五解释说：『他不坚持己见，正是量大的表现，正是堪为领袖的作风。』简恒虽亦承认这种看法，但他对于绪初，总是特别信服的。后来简恒作了富顺中学监督，并兼高等小学的校长，绪初适任富顺县视学，宗吾任中学的教习，有一天简恒笑向宗吾说：『我近来穷得要当衣服了，小学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县中人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的说道：「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宗吾常对人说：『此虽偶尔笑谈，而绪初之令人敬畏，简恒之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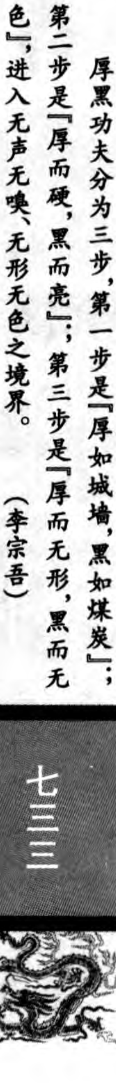
宗吾把厚黑学的道理，孕育了好久，自己还不敢决定对与不对，适逢简恒来看他，宗吾便把所见的道

理说与他听，请他批评。他听了，就说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保你干出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即此亦可见简恒的为人。但宗吾未听他的劝告，竟将厚黑学发表了。并且还常常开简恒的玩笑，说他主张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足见其深藏若谷，是得了『黑』字诀，可以称他的高足了。

民国元年，张列五为民政长，简恒到了成都，列五就委他出任县长，他不肯干，旋回到自井故乡。三年，讨袁之役，重庆独立，富顺响应，众推简恒为行政长。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解至泸州，廖叛死刑，郭、刁破家得免。简恒东藏西躲，昼伏夜行，受雨淋得病，缠绵至次年而死，身后非常萧条。



谢绶青，四川中江人，自幼颖悟过人，精于数学，年16即为秀才，后考入高等学堂，与列五宗吾同班，彼此交情最深。因他年龄最幼，同学们都呼他小弟弟。当时列五宗吾已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但因他口快心直，怕他于无意中泄露，许多事都不肯告诉他。例如慧生列五策动炸赵尔丰的那一次，宗吾绶青皆同在一室，行五想和慧生密商，即先请宗吾把绶青调开，入一邻室，宗吾就与绶青高谈阔论起来，接着便放浪形骸地说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宗吾正想故意和他拖延时间，就对他说道：『绶青，你也太不自量了！你我够得上遗臭万年吗？挂名青史，谈何容易？一部二十四史，挂名其中的，究竟有若干数目，无从统计，我想，至多不过100万人罢了。我国号称四万万人，第一百年中，这四万万人可以说死得净尽，请问五千年中，有若干四万万人？而挂名青名者，乃不过100万人，此百万人中，除去因事连带书及，姓名附见者外，经过史臣详列事实的，至多不过10万人；事迹彪炳的不过万人；其为文人学士所共知，不翻书本却能信口举出的，大约不过千人；此千人中，无论好人坏人，为妇孺皆知的，不过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又须借稗官小说的吹嘘，戏台上的扮演，且有子虚乌有的人物，参杂其间，你我有何本事，可以厕身此数十人之中？为好人固难，为坏人也不容易。是猛虎方能噬人，小犬一张牙，已被人踢出数步之外了，虽欲害人，其何可得？你我莫说万年，要想在偌大的中国，遗臭三日，恐怕也不可得吧！』绶青听了，也只好叹息，而列五与慧生已把事情商量完了。



乃至清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川中党人就想乘机起事，绥青闻之大喜，也就要求入党，参与密谋了。反正后，列五为四川副都督，绥青在成都公论日报闲居，一日列五问宗吾道：『听说绥青来省已久，为何不来见我？』宗吾答：『他还未得工夫。』列五笑说：『不是！他是讲气节的，我未先去看他，无怪他不来。我是真不得闲，决不敢疏慢故人，请为代致歉意，彼此至交，千万不要如此计较！』宗吾把此意转达了他，他才去看列五。不久，他便先后在审计院和财政司任事。

讨袁军失败后，绥青抑郁无聊，日与友人借酒浇愁。一夜宗吾宿成都第二小学内，二更后全校寂无人声，忽闻绥青大醉独归，入邻室大哭，且哭且骂当局捕杀党人，声达校外，宗吾要去劝阻，又怕更激其怒，因此作罢。他一直哭骂至四更，才鼾然睡去。次日问他，他茫然不知。此时列五在天津，宗吾去信提及绥青的近况，列五覆函有云：『绥等放浪于酒，固谓借酒浇块垒，究与祈死何异？况绥青酒后狂骂，甚易招尤，事会之来，岂有终极？此身摧折，悔何可追？还望足下忠告之！』宗吾即以此函交阅，终不能改。

绥青性极诚笃，待人恳挚而冷峻，常诵『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二语，诵时抱膝，闭目，摇首，别人笑他，他也不管。因此，许多人都说他不谙世故，没有办事才，但他历任富顺、叙府、中坝、遂宁、成都、县立联立省立各校教员，却能循循善诱，使学生倾服。在潼川中学做校长一年，即卓著成绩，大家才知道他的才能。民九以后，益郁郁不快，沉湎于酒，或终日不进一餐，又数年，竟抑郁以死。





杨泽溥，也是宗吾的同乡同学，他的生平行事，不甚知悉，只举一事即可见其为人。民国初年，泽溥奉委为雅州关监督，临行前一夕，他备有几肴菜，请宗吾同绪初等小酌，他很客气地说道：『此去一切事当如何办理？请诸先生赐教。』其时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首先说道：『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敝之曰：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做去就是了。』泽溥悚然说：『不敢！不敢！』绪初皱眉说道：『宗吾，你只知开玩笑！真是！』后泽溥解款回省，就对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哗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急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席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宗吾说：『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照着去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其时雅州关薪俸微薄，泽溥携眷而往，又时时资助故旧，交卸时欠了公款800元，友人刘公潜在濬川源银行替他借贷，未几即病卒，贷款累公潜偿付。他死时一无所有，同人集资棺殓，并资助其妻女扶榇回富顺。宗吾曾扶其尸而哭道：『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以后若干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年，有宗吾的一位友人方琢章对他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元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固然是多了，又谁知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般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去官吟』与『厚黑学』

宗吾在高等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年底，以最优等毕业，清廷还奖了他一名举人。三十四年及宣统元年，在富顺中学作教习。二年及三年，改充富顺中学的监督（即校长）。于三年暑假时，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同委者有同学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他们刚把成都华阳二县检定完了，就发生了铁路风潮。他们三人到双流县去检定时，正遇着「保路同志会」在围城，这便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他们因不





能进城，就折返成都去了。其时总督赵尔丰与「保路同志会」大事为难，并逮捕与保路有关的士绅，张澜（字表方）即曾被捕入狱。因此，激怒了全川的党人，于是张列五谢慧生杨庶堪等，率领同志，在重庆揭举义旗，驱逐伪吏，于十月初二日，宣布独立，众推张列五为蜀军政府都督。十月初七日，成都亦响应反正，推蒲殿俊为四川都督。十八日成都兵变，杨莘友（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出任巡警总监，捉住扰乱治安的人，便就地正法；他出的告示，是摹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杀杀杀字样，秩序因以恢复。不久，成渝两军政府宣告合并，张列五力推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主持军政；而自居副都督，主管民政，于是四川革命统一。这些事都是宗吾亲见目睹的。但他虽是同盟会的同志，却未参加实际工作，他见革命大业既已告成，许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的回自流井去了。

宗吾回去不久，张列五便于民国元年正月，打电话到自流井，请宗吾和廖绪初即日起程赴省，他们二人也只好应命前往。当时民政方面，新设一个审计院，列五的意思是打算委绪初为院长，委宗吾为次长。他们到后一再谦辞，乃改委尹昌龄为院长，绪初为次长，宗吾为第三科科长。他们这位绰号『圣人』的次长，前文已经提及，是艰苦卓绝，以廉洁自持的。其实，尹昌衡奉命西征，临行时召开大会，正副两都督讲话时曾提到军费不足的情形，绪初便登台讲演，大旨是说：『军饷支绌，即应裁减浮费，例如各机关的次长一职，都应该裁撤。……话犹未毕，列五便起而说道：『廖先生的意思很好，我们改日讨论，今天我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还有话要说……』就这样混过去了。事后，列五就对宗吾说：『绪初太不识时务了！他自己肯牺牲次长不当，敢保别人也都愿意陪着牺牲吗？这类话如果听他说下去，立即要出事，我才把他的话打断了。』但绪初既说过这话，跟即呈请辞职。院长见了很诧异，也不到院办公了，声言绪初不复职，他也决定辞职，而绪初则务要贯彻他的主张。闹得列五无法，乃将绪初降为科长，兼任次长职务，支科长薪俸，方才了事。后来审计院裁撤时，绪初又有令职员购买器物，以款缴还公家的奇事。宗吾常常对人说：绪初这种廉洁的风范，使他十分感动。

宗吾受了这种感动，所以当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他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即把委任状退回去；该司又命刘公潜（宗吾高等同学）前去劝驾，他也未就。当时很惹得一般人怪异：为什么这样的优缺，他偏偏不干呢？以后又委他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的总经理，他才应命了；不过他非要求减薪不可，当时的薪水是200元，直到为他减至12元，他才肯就职。他常对人说：『当时我还不知道银元是用得的，又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的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他就职竞卖处以后，因为某种关系，官产不能竞卖，改委他为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听说又因某种关系，官产也不能清理，于民国二年冬，乃将此机关干脆裁撤，于是他顿觉『无官一身轻』，就打算回家安守田园去。可是路费无着，便写信向同乡陈健人借银50元，以作归计。陈回信说：『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50元与你送来。』信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

（李宗吾）













末附一诗云：

『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宗吾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那怕甑子滚下坡[1]。
讨口就打莲花落[2]，放牛我会唱山歌。』

诗既成，余兴未已，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

他走出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再作一首：

『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

① 甑子：是蒸饭的器具，此处犹常言所说饭碗之意。

② 讨口：即乞食。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就这样两袖清风，一面唱着『去官吟』，顺路回自流井去了。

民国三年正月，教育司委他充任富顺县视学（即后来的教育局长），到任方十天，又奉省电。及抵省，始知已被委为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了。省立二中，设在江油县中坝地方，是新添的学校，他便奉令前往开办。在校二年，卓著成绩（此校后迁绵阳，改为省立绵阳中学）。四年调他任省视学（即后来的省督学）。七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宗吾任副科长。八年冬，绪初欲辞职恐当局不允，就托故请假归家，行至龙泉驿，上一辞呈，当局慰留不得，即命宗吾暂代；宗吾不惟不干，连自己的副科长也坚意辞去了。因此，民国九年，他才得以在家作潜修的工夫。这一年，在他的思想上是一重大关键。他的思想可分破坏建设两部分：破坏部分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的怀疑，是发生于前清末年；建设部分的思想开始于民国九年。

我们于此要谈谈他的厚黑学：

我在上文，不是说他在高等学堂时，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吗？他自己也说是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时期。例如他和张列五讨论「权术」问题，那便是厚黑学理在他心里作怪。张列五也看出他有些本领，一日，就对他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当时他也颇自期许，心想，英雄豪杰的成功，必有秘诀，遂取历史上的名人，加以研究，并用归纳法，去寻求他们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他做富顺中学监督，一夜卧在床上，忽然想起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恍然大悟道：『所谓英雄豪杰者，不

过面厚心黑而已！』他以为曹操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脸皮之厚也算达于极点了。孙权也有厚黑的本领，他本和刘备求同盟，忽然袭取荆州，此之谓黑；无奈他黑不到底，随即向蜀请和。他本与曹操争相称雄，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此之谓厚；无奈他厚不到底，随即与魏绝交。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具，也不能不算一个英雄。他们三人把各人的本领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此外他又在二十四史的人物中，横推竖排，有多大的厚黑，便成多大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合。厚黑学到了此时，可说由孕育时期而至成形了。但他还不能完全信得过，就常常向知己的友人讲这种道理，请他们批评，看可不可以发表。首先就遇着王简恒严切的警告他，说道理是不错，但不可讲在口头上，更不可形诸文字。以后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做得说不得」的。此外还有别的友人也是谆谆的劝告他，不可形诸言语文字。他受到良友的劝戒，于是就暂把这种道理压在心头了。

直到民国元年，他到了成都，和同学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诸人，住在公论日报社内，报社请他写稿，他们就再三的怂恿他，请把厚黑学写出来发表，绪初并对他说：『如果你写出来我还可为你做一篇序』。宗吾想：『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写出发表，当然是无问题了。』于是逐日写去，而厚黑学便诞生于世了。不过初期的厚黑学，并不像后来流传的本子，没有所谓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之类，那只是标题为厚黑学的短篇而已。文字是用的古文体，这在宗吾的所有著作中，是仅有的体裁。今为保留这篇厚黑学的原形式起见，也可让读者看看这位厚黑教主的古文笔法如何，将全文

照录于下：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弑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讲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迨后，三子相继而殁，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歼，卒不能兴复汉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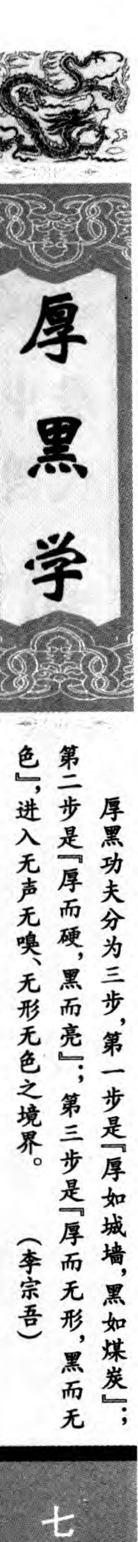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响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劳，而太祖高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机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而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于俎上，韩彭菹醢，兔死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圯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



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忿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倨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以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翦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说，其贵诚不可言。奈何惓惓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阴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亡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兴汉，司马得其全而兴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炫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得之长，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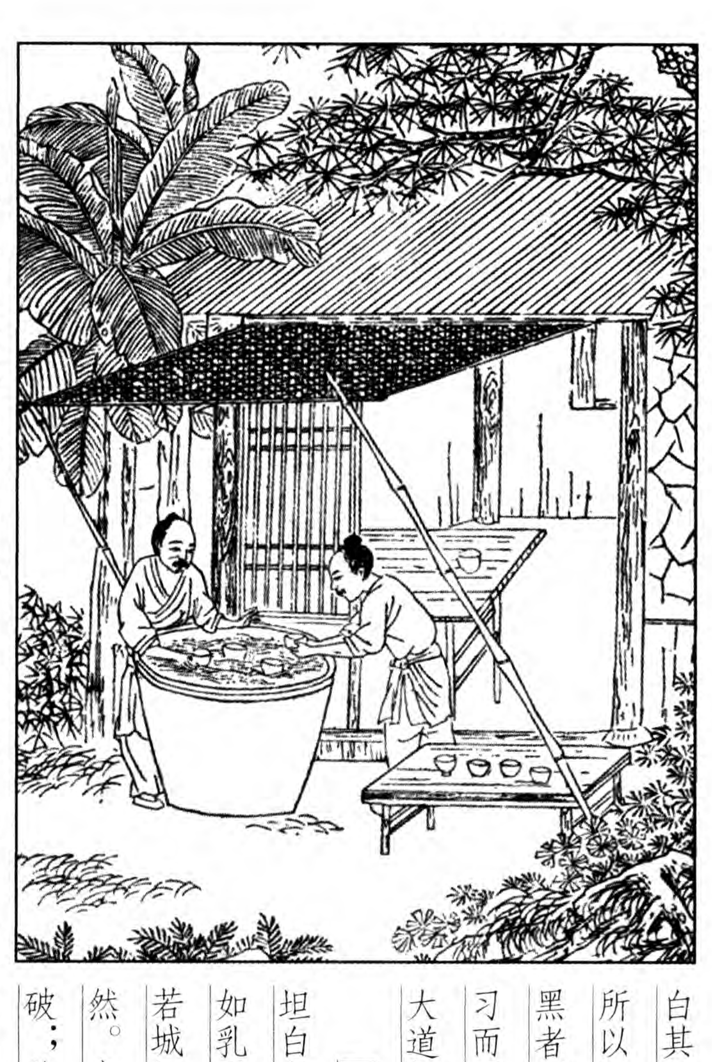
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以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于此？书策具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说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

「世之论者，动谓成败利钝，其权不操于人，而操于天。不知惟厚惟黑，为人力所能尽。吾人处世，当竭其所能尽之力，以战胜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祸于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则改图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则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苍自退而听命。若浅尝辄止，而归咎于厚黑之无灵，厚黑岂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随之，予以心而黑即随之，面与心先天也，厚与黑根于先天者也。自形式观之，瑰然一面，广不数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无限，其黑无伦，举世之富贵功名宫室妻妾衣服舆马，靡不于此区区间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诚有不可思议者！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惟天赋厚黑，与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禀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世之衰也，邪说充盈，真理汩没，下焉者，诵习感应篇阴骘文，沉迷不返；上焉者，狃于礼义廉耻之习，破碎吾道，弥近理而大乱真。若夫不读书不识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与言道矣；乃所谓善男信女，又幻出城隍阎老牛头马面刀山剑树之属，以慑服之，缚束之，而至道之真，遂隐而不见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无待于外。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薄其面而为厚所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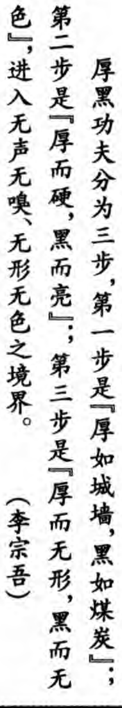






白其心而为黑所欺，穷蹙终身，一筹莫展，此吾所以叹息痛恨上叩穹苍而代诉不平也。虽然，厚黑者，秉彝之良。行之非艰也。愚者行而不善，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大道锢蔽，无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尔色，与厚太忒；毋坦白尔胸怀，与黑违乖。其初也，薄如纸焉，白如乳焉。日进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寻丈，乃垒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乃黯若石炭然。夫此犹其粗焉者耳；善厚者必坚，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悦之者众。然犹有迹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诚诣之至精也。曹刘诸人，尚不足以语此。求诸古之大圣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不传之秘，先觉觉后，舍我其谁？亟发其凡，以告来哲。君子之道，引而不发，跃如也。举一反三，贵在自悟。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



厚黑功夫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李宗吾）



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闻吾言而行者众，则吾道伸；闻吾言而笑者众，则吾道绌。伸乎绌乎？吾亦任之而已。

他把这篇文字写出来，果然廖绪初就为他作了一序，以后谢绶青也为他写了一跋。当时他未用本名，是用的别号「独尊」二字，盖取「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意。绪初也是用的别号，取名「淡然」。廖的序云：

『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恢诡谲怪，似无端崖；然考之中外古今，验诸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间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飨后学。异日将此理扩而充之，刊为单行本，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

民国元年，三月淡然。』

谢的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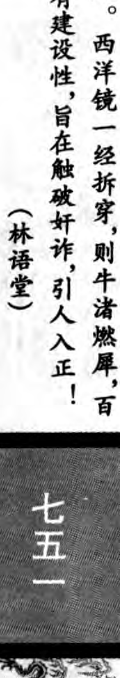
『独尊先生厚黑学出，论者或以为讥评末俗，可以导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

曰；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于厚黑无与也。读者当不以余言为谬。谢绶青跋。』

于是厚黑学就从此问世了。果然不出王简恒雷民心诸人所料，厚黑学发表出来，读者哗然，他虽是用的笔名，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李宗吾作的。『淡然』二字，大家也晓得是廖绪初的笔名。但廖大圣人的称谓，依然如故；而宗吾则博得了「李厚黑」的徽号。当时，他也曾后悔不听良友的劝告；继而以为此事业已作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倒不如把心中所蓄积的道理痛痛快快说出来，任凭世人笑骂好了。于是而又采用四书的文句，写了一篇厚黑经；袭取宋儒的语录体，写了一篇厚黑传习录，在他的传习录中，又特别提出『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三项，加以详说，以为古今来的『官场现行』绘出一逼真的写照，而自己便索性以『厚黑教主』自命，甘愿一身担当天下人的罪恶，大有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笑骂也由他，杀戮也由他，却不能动摇教主的尊严。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对于圣人的怀疑，抨击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宋元明清学案，这篇文章，当时虽未发表，但知道的人却不少。于是社会上对他的非议，就日甚一日了。当廖绪初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时，宗吾任副科长。其实各校的校长，各县的县视学，任免之权，操诸教育科。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说：『这是廖大圣人的恩赐呀！』如有被免职的，被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记过的人，要求不遂的，预算被核减的，他们便对人说：『这一定是李厚黑从中玩的把戏！』简直成为『善则归廖绪初，恶则归李宗吾』了。若说是绪初把得罪人的事情向他身上推卸吗？则又不然，有人向绪初说及宗吾的坏话，他立刻便说：『某某事是我主张办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某人来，我当面对他说，与宗吾无干。』无奈绪初越是解释，众人越说绪初是圣人，你看，李宗吾干的事，他还要替他受过，非圣人而何？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非大厚黑而何？虽然宗吾后来也博得圣人的徽号，不过圣人之上，还冠有『厚黑』二字罢了。

他既已发表了这种学说，便收不住马了，独居即思考厚黑，见人即讲说厚黑，甚且把他的朋友们一一加以分析，看谁是厚，谁是黑，谁是厚黑兼备。相传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





砍去，一刀就把脑壳削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与人对坐闲谈，就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他自发明了厚黑学之后，遇事遇人，无不拿出厚黑的尺度去衡量一番，这便是用的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他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平日与朋辈往还之际，若是本着他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无限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受的益处还多。

因此，他遇着人想在他身上行使厚黑，叨叨絮絮，说个不休；他便瞪起眼睛看着那人，一言不发。于是那人便脸红起来噗哧一声笑道：『实在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真是无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他便说：『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关于这类的事，他有一种说明：俗语，『对行不发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在同业前不敢弄假。他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想玩弄点厚黑把戏，不妨说明了来干，如此则施者受者，可以心安而理顺。

他说，厚黑学这门学问，就等于拳术，想学就要学得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若仅仅学得一两手，甚或连拳师的门也未拜过，一两手都未学得，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自己就要向前伸手伸脚，怎能不遭人痛打呢？所以有人问他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呢？』他问：『我著的厚黑丛书，你读过没有？』答：『没有。』又问：『厚黑学单行本，你读过没有？』答：『没有。我只听说你的主张：做事离不得面皮厚，心肠黑，我就试照这话去行。』他冷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一条性命，还算是你的造化呢！』

他又说，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惟有厚黑学最特别，知也难，行也难。此中的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半夜三更传授他，张良言下顿悟，老人即以王者师期许也；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名善之，良叹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就是遇着了，也不易领悟。苏东坡曰：『项羽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帝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衣钵真传，彰彰可考。所以他打算做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此中的传授渊源，使人知道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像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此之谓『知难』。再则刘邦能够分一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其心地之黑还了得吗？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他忍不住了，怒而大骂；倘非张良从旁指点，就几乎误事。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其面之厚还了得吗？沼吴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践心中不忍，意欲允之；幸而范蠡悍然不顾，才把夫差置于死地。你想，就凭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需军师指挥督率，才能成功——此之谓『行难』。

因此，他就把厚黑学的施行，分出三种步骤：第一步，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这三步功夫，也可说上中下三乘。他说他是随缘说法，时而说下乘，时



而说中乘，时而说上乘，时而三乘会通来说，听者往往觉得他的话互相矛盾，其实是始终一贯的。他讲厚黑学，虽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但仍是滴滴归源，犹如树上的千枝万叶，千花百果，都是从一株树上生出来的，枝叶花果之外，另有树的真生命在。所以他常引证金刚经道：『若以色见我，若以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他更说：厚黑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举例来说：曹操的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则未尝不能厚；刘备的面至厚，而刘璋推诚相待。忽然把他灭掉，则未尝不能黑。可见在根本上说，二者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即是黑；黑字翻过来，即是厚。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出亡，从者说道：『某人是你的故人，他平日对你很好，何不前去投他？』答道：『此人对我果然很好！我好音，他就遗我以鸣琴；我好珮，他就遗我以玉环。可是他平日既见好于我，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若是去见他，他一定把我缚献于君了。』果然此人从后追来，把随从的人，捉了好几个去请赏，这就是面厚变而为心黑的明证。有人问他：也有心黑变而为面厚的吗？他说：有！有！聊斋上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就是由心黑一变而为面厚的明证。不过此中有一条公例：黑字专长的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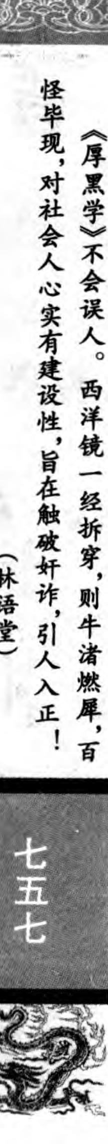
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

他如此这般的大说其法，自称教主，自然是惊世骇俗，只有令人怪异。于是友人就善意劝他道：『你的怪话少说些罢！外面许多人指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他说：『吾爱名誉，吾尤爱真理。话之说得说不得，我内断于心，在未说出未下笔之先，我必审慎考虑；既已说出，即听人攻击，我并不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细细体会，如能令我心折，我还是加以修正的。』有时友人不客气地责他道：『你何必天天说这些鬼话呢？』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多文字，又可说：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亦无不可。』如有人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他便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的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也有人为他提倡厚黑学，当面骂他是个坏人；他即还骂了道：『你是宋儒！』听者不解他的意思，还以为得胜而去。接着他便自加说明道：『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而言，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而言，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他这样的嬉笑怒骂，毫无顾忌，自然得罪了社会，尤其得罪了以卫道自命的大人先生。据说有一位关

心世道的军人，首先出来对他声罪致讨，并著一《薄白学》，在成都某报纸连续发表，满口的道德话，对于厚黑学说大肆攻击，并且说道：『李宗吾呀，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罢！』但他读后置之不理，许多人劝他著文驳辩，他便说：『这又何必呢？世间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是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他们就说：『你不答辩，可见你的理屈，是你的学说被他打倒了；我们如今不再奉你为师，要去与他拜门，学薄白学去。』他说：『你们去向他拜门，是很可以的；但是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厚黑经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将来你们讨口饿饭，不要怪我！』后来那位薄白学的发明家，因着有贪污横暴的事实，他的脑壳被人截下来，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的纪念碑上示众若干日，人人反大为称快，这真是一件怪事了！

如今我们再反观一下厚黑教主的操行如何呢？他以为薄白学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不必拿在口头上说的；厚黑学，也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决不许拿在口头上说的。当年王简恒雷民心所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话，他承认是至理名言。但他既把厚黑学公然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对人的强聒不休，于是就变出一条公例，那便是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所以自他发表了厚黑学以来，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刚一动念，自己就想道：『像这样做去，别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折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去。你想，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的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呀！但他不肯干，即有人劝驾也不干。官产竞卖和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罢！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的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于是他自己解嘲说：『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呀，你真是把我误了！』

他对于厚黑学的见解，约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大略如此；后期的厚黑学，是他思想发展后的另一种看法，等到若干章以后，再为叙述。

（以下略——编者按）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

（林语堂）













厚黑学批判

序言

沈武

李宗吾先生所著之厚黑学，久已风行一世，脍炙人口，著者之为何而作此书？此书之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为何如？固已言人人殊，然惜未有能对此书作一真理之批判者，有之：则自沈武先生之厚黑学批判始。

宗吾先生，多才积学，遐迩咸钦，而其高风傲骨，泥涂轩冕，亦迥出时流，观其所著《心理与力学》及《中国学术之趋势》等书，类皆博大精深，别有见地，堪以传世，惟其以愤世嫉俗之怀，转发而为反激之论，著《厚黑学》，且自居教主，教人传习，偏颇之见，虽曰彼有取尔也，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固不可不慎也。

盖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而真理善道，则中外古今，莫或可易，《厚黑学》虽或谈言微中，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其于宗吾先生之个人，不过白璧微瑕，而其所引起之副作用，则诚有超出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于寻常万万者。

呜呼噫嘻！击目环区，识盲者流，滔滔皆是！庄子有言，『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信哉斯言，浅识者流，胸无主宰，一读厚黑，如获至宝，便尔倾怀，固多未谂著者作用之所在，往往得意忘形，深入迷途，遂致廉耻道丧，阴贼险狠，而不知返，所谓陷溺人心者，自非无因。

沈武先生，博通古今，超群轶伦，尝与余纵论古来兴衰成败，均有独到见地，实获我心，而彼此每以道义相切劘，学术则尤以大中至正为依旧，举凡一切之研究，咸以维护名教阐发真理为己任，守死善道，欲息邪说而扶正气，如沈君者诚今之有心人也：近以鉴于一般文化水准之低落，书贾牟利之是趋，而《厚黑学》竟风靡一时，乃惄焉忧之，因有厚黑学批判之作，余既获观终篇，因仰而言曰：『沈子岂好辩哉！沈子不得已也！』列子有云：『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又曰：『本学泅而不学溺，乃溺死者几半。』此言术之不可不慎，学之不可不谨，固有如是者。

沈武先生谨于学而慎于术者，以其夙受名教之熏陶，载德至厚，斯正气磅礴而郁积，是批判也，傥所谓服膺圣贤之学，窃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非与！

抑又进者，吾闻：『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也。』放言高论，玩世骇欲，每致激变天下人之心，宗吾先生之《厚黑学》其教人以为恶耶？其示人以恶之不可为耶？似有非蚩蚩者氓所能

辩之者！

环顾社会一般水准，则又上者寥寥，下者滔滔，今日《厚黑学》之风行，不胫而走，奚啻洛阳纸贵，而人心之陷溺，诚莫可究诘矣！

力挽狂澜，端赖正论，且真理以愈辩而愈明，读《厚黑学》者多矣，而沈武先生《厚黑学》之批判诚不可不读也，因书以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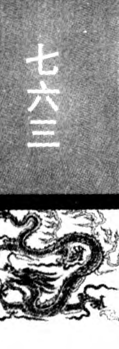
卅五年十一月合肥培之氏胡家伟序于重庆沙坪坝。

弁言

我在胜利后的今年春，始奉中央命调来重庆工作，过去没有到过四川，不知道厚黑学在四川的盛行。本年秋间，同事吴君以李宗吾所著的厚黑学给我看，他说：『这书很好，很有见解。』我这位同事，是很有学问的，居然也被它的『见解』迷惑了。我即受而读之，起初觉得其立论确属新奇，既痛快，又有味，我一时爱不释手，只管朝下读；且对他的议论，居然也频频颔首，这显得我当时也被它的『见解』迷惑了。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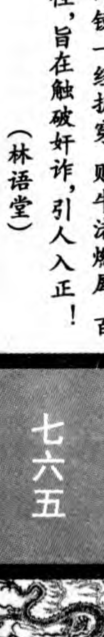




我读书颇善怀疑，且自幼即受名教的熏陶甚深，居然也会对它颔首，可见得这书的诱惑力，是多么的丰富与强烈。不过我的频频颔首，终还以为他含有开玩笑或讽世的意味，所以只管读，不管其他。读到后来，觉得愈读下去，他的议论愈认真起来了，似已至假戏真做的境地，他非但尽量的强调厚黑，并且授人以种种厚黑伎俩，倡起厚黑主义来了。我当初还只觉得这种作风，太嫌过火，以为我们仅可发揭出古来一般厚黑者的丑态恶相来开玩笑，或借以讽刺末俗，但切不可带着丝毫鼓吹或诱导的语气，使起相反的作用，而益增厚黑者以助力。因为一般读者，究竟还是知认水准低的多，而人心恶化亦最易，倘若是青年学子，则更易以此先入为主。他这种说法，虽或另有深意与作用，是一种反说，只是人们因为莫测高深，只作正看，如此则岂不危险之极吗？这起初是如此想的，仅是一种关怀世道的观念，还未注意到他的见解是否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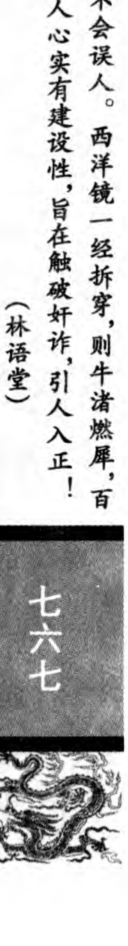
方面。后来对此说法，特加注意，才起了一个疑问，我说：『一个人面厚心黑，就能成为英雄了吗？未免太简易了吧？』继才发觉他的理论是错误，他对曹刘二人发生了两个错觉，才成立唯厚黑论，以为只要厚脸黑心，即够成为英雄；他们的成为英雄，无非是厚脸黑白；把其他一切的条件与特长，概行抹杀。进而强调厚黑史观，倡导厚黑主义与奖励厚黑式的英雄主义。最后我并发觉他引作唯厚黑论读的几个历史人物，连看法都不确当；并且他把廿四史以厚黑来一贯；以古来大圣大贤为厚黑中最上乘的人物；尤属自露破绽。至此我对他的议论，已全部推翻，这是我对厚黑学反应的过程：亦许因为我愚钝的关系，致有如此迟缓；但尚有很有学问，因未加深思而认为『很好，很有见解』者在，可见这富于诱惑力而似是而非的说法，不易辨识。我为此虑，深恐大部分的读者被其诱惑，因有意予以批判，纠正他的谬误，免致这种毒菌继续散布。后来又悉厚黑学已普遍深入四川各阶层，（中下阶层看的更多）人心受其影响甚大，尤其一般青年学子，好奇心切，审辨力弱，易受诱惑，且先入为主，危险最甚。同时我见各书店各书摊，均有大批《厚黑学》之畅销；并见《厚黑学》的广告，居然有这样一段：『……故厚黑学者，英雄豪杰之宝典也，世有欲为英雄豪杰者何可不读』（载在大千书局出版的厚黑学最后第二页）。观此真是骇然，书商只知牟利，以此号召，前途何堪设想！我又为此惧，因尤促使我写这批判。我对李宗吾先生的为人，从他各种有关的作品来看，是一个清高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当代的大思想家，他的《心理与力学》一书确是罕见的创作。他本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
（林语堂）



身不厚不黑，所以敢讲厚讲黑。他自己亦说他是『大观园外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的品格，我们钦佩。不过他讲厚黑学的理论与作风，则甚错误。我们站在真理与名教的立场上，是不能不严格的驳斥他的。他说：『我写厚黑学，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见他著的我的思想统系）但开玩笑，须顾到他发生的影响，应有一个限度；太过则必至发生不良的影响，使成相反的作用。他开玩笑太过，果真成了相反的作用了。这是他第一个错误。其次，他自己亦承认『此等打穿后壁之话，不可形诸笔墨。』（语见他致张默生先生函载人物杂志第九卷厚黑教主别传中）但他所以仍刺刺不休的讲者，他在致张默生先生函中说的大意是因为厚黑学，已为一般人所赞赏，为要引起读者注意，因而读《心理与力学》一书，故特时时讲厚黑，有如陈子昂之碎琴，引起他的诗名即日满都下；左思三都赋求皇甫谧作序，而名乃彰之意。（此段大意均见他致张默生先生函中）我看他晚年的作品，虽仍坚持唯厚黑论的立场，可是已转变了方向，改变了对象，不啻已变了质。他已由所谓：『图谋一己之私利』而转向『图谋众人之公利』的方向。（见他著的我的思想统系即在厚黑学丛话中亦频频言之）即他在自序里面，亦明示须以孔孟道德之心，来行曹刘之术，虽与厚黑学极端矛盾，在所不顾，可见他讲厚黑学愈烈，即暗中自行修正愈切，而对他确有极大价值的《心理与力学》一书宣传亦愈亟。他说的『碎琴』之意，并非欺诳。大约他到著成了《心理与力学》一书以后，确是以讲厚黑学手段，而以达到《心理与力学》的传世为目的。可谓用心良苦，牺牲特大，这种作风，我又

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以世道人心为牺牲品，而换取著述传世的代价，等于一将功成，万骨已枯，并且遗祸无穷的惨况，为君子所不取。与其必须将『后壁打穿之话，形诸笔墨。』以世道人心为牺牲品，换取一己著述的传世；无宁没世无闻，不做祸害人类的罪人。他这种牺牲他人，成就一己的作风，是他最重大的错误。他又在他自序里承认《厚黑学》是破坏性的文字，（其实是毁灭性的文字）《心理与力学》是建设性的文字，我不管他是否真能以《心理与力学》来建设这被破坏的废墟，但只这破坏开端与建设提出两个时期之相距，已有数十年之久，在这中间，已不知造就了多少厚黑名家，贻害了国家社会。且破坏性的势力，仍在继长增高的发展中，只有日趋毁灭的一途，哪里谈得到建设呢？现在要谈建设，除非先把这继长增高的破坏性设法阻止与扫清，然后才谈得到他的建设。我现在对他的《厚黑学》，不厌烦琐，予以反复明辨的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严切批判；即是想阻止与扫清这继长增高的破坏性势力，而使他的建设性创作，得以达成目的；同时却是我挽救被破坏的人心与维护被打击的名教之深意。惟自揣学术浅薄，疏漏必多，尚望海内高贤，予以指教！

民国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沈武写于重庆沙坪坝

一 分别批判

厚黑学

李宗吾著《厚黑学》，据其自述，（指在本篇所述）似由英雄主义的长期沉闷中，发现了唯厚黑史观，随把历史上几个有名的人物，作他的论证，并显示出他的厚黑主义；且以厚黑主义，即为英雄主义，把厚黑与英雄，合为一体。末后更申述厚黑的理论与工夫，并强调厚黑的惟一伟大性。他是分段叙述的，我为适切论辩起见，亦予以逐段批判如次：

他第一段（依照他新式标点的分段，下仿此）说：『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系提

要点，每段均仿此）这个说法，真是简易极了。谁都想做英雄豪杰，这样简易，谁都愿做厚黑信徒，因之谁都会成一个『英雄豪杰』，从此世界上，不都是『英雄豪杰』，成一个『英雄豪杰』的世界（即厚黑世界）了吗？（把他所说的厚黑国放大即为厚黑世界）这种唯厚黑论，真是异想天开，惊世奇谈。可是奇则奇矣，究竟这种理论，是与不是？不能不予以辩明，以免青年学子与一般知识水准低之读者的误信，而发生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他晚年自己承认他的厚黑学，『是一偏之见』；我则以为他的厚黑学，是错误之见，所以全部理论，都属谬误，没有是处。他晚年又自己承认他的厚黑学，『是破坏性的文学』；我则以为他的厚黑学，是毁灭性的文字，充其极，可以使全人类相害相杀（即变成厚黑世界）而同归于尽。如说只要厚脸黑心，即可成为英雄豪杰；则世间上不齿人类的厚脸人，莫过于地痞窃贼和汉奸；伤天害理的黑心人，莫过于强盗土匪和暴徒；自古以来的地痞窃贼汉奸强盗土匪暴徒，个个都应该做了英雄豪杰，坐过王侯将相的宝座的了。为何地痞窃贼还是地痞窃贼，汉奸且被万世唾骂；盗匪暴徒，则更难逃法网，或死于罪刑，或死于桎梏呢？

明末流寇张献忠，杀人之多，可称空前，屠杀川民，尤为惨烈，这个心子的黑，虽曹操不能望其项背，为何还是失败被杀，不能成为英雄豪杰，历史上只落得一个流贼的头衔呢？

所以唯厚黑论，是一种错觉，根本不成立的。要知道成一个英雄豪杰，是何等的艰难。除了必须具备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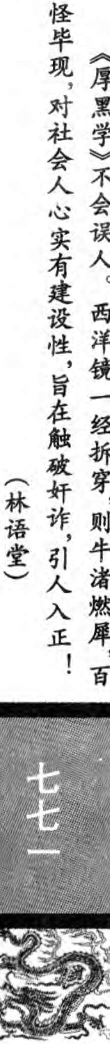




多少必要和过人的条件以外；并须千磨百折，愈挫愈奋，方能成就。岂是厚脸黑心，专想害人，即能成功？虽历史上亦有厚脸黑心的人成为英雄的，但是他必有他的特长，他的成功，正是由他的特长而来；至于他的脸厚心黑，那是他的短处，怎么可以指他的短处，即作为他成为英雄的惟一因素呢？譬如一个吸鸦片的有名文人，人见他吸鸦片能文章，以为他的能文是由吸鸦片而来；不知吸鸦片是他的短处，他的特长，还是他的天资过人和学养功深的两方面，怎么可以指他的吸鸦片，即作为他能文的惟一因素呢？

他第二段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子黑』。这话正是他厚黑学理论的基础，亦就是他错觉的第一个见解。我们对曹操，姑以英雄主义者的眼光看他，算是英雄。（史书称他为奸雄我们姑就李宗吾的看法算他是英雄）英雄当然有英雄的特长；没有特长，是不会成为英雄的。曹操的特长：难道

『全在心子黑』吗？心子黑，就能成为首推的英雄了吗？如说心子黑就能成为首推的英雄，那当时心子黑的，不止曹操，最著名的如董卓：他悍然不顾的杀除异己；夺取政权，擅行废立，毒杀太后与废帝，纵兵殃民，无所不为，残杀大批赴市人民与已降俘虏，火烧洛阳，族灭袁隗，种种罪行，更仆难数。这种心子的黑，恐在曹操之上，为何还是失败，死后脐中被人点灯，骨灰飘散，置身无地，不能如曹操的『英雄首推』寿终正寝呢？可见他没有曹操的真正特长，仅凭一点侥幸与时会，是不能成功的。曹操的『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确是他的心子黑。但这不是他的特长，而是他的特短。杀吕伯奢，是他的多疑。杀孔融，是他的不能容物，杀杨修，是他的忌刻。杀董承伏完皇后皇子，是他罪恶的总暴露，他假使没有这许多特短，非但大家不会骂他奸雄，恐怕大家要比他为伊尹周公呢？即使汉家的气数已尽，魏公的功德配天，定要将天下禅与他的儿子曹丕，人家也必比他为周文王，决不会被万世的人唾骂了。所以他的心子黑，正是他的特短，正是他万世被唾骂的惟一因素啊。他的特长，究竟在哪里呢？他的特长与其所以成为『英雄首推』的条件颇多，试举一例：他的笼络英才，能使中原名流，相率归向，谋士猛将，尽入彀中；规模之大，超过孙刘；观其对关公的百般优礼，爱才若命，即知其用人驭下的本领，高出一世。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仅这点领袖天才，已非他人所及；何况加上他的卓绝机智，优越才略，自然更足加速其成就，这总是他的特长，才是他成为『英雄首推』的真正因果。我对于这一点，必须



《厚黑学》不会误人。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奸诈，引人入正！（林语堂）

辩明，深恐一般读者，深入其说，信崇厚黑，实行厚黑，则芸芸众生，黑与黑争，无有已时，试问尚成何种世界呢？民元后四川一省，群雄割据，战乱不休，生民涂炭，英雄主认盛行，恐怕即是受这《厚黑学》的影响。因为他奖励英雄主义，主张唯厚黑论，首举的英雄是曹操，首称的特长是黑心子，正是简单易行，且已著有成效，人们都效曹操的黑心，来实现他『英雄』的企图，试想当时的四川，怎能幸免一班『英雄』的蹂躏呢？

他第三段说：『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和曹操，可称双绝』。这亦是他《厚黑学》理论的基础，亦就是他错觉的第二个见解。脸皮厚，就能成为英雄了吗？刘备的英雄，『全在脸皮厚』吗？如果说脸皮厚就能成为英雄，那世界上脸皮最厚而不识羞的莫如汉奸，凡是做汉奸的，都应该成为英雄，创大业，成大名，如『特长全在脸皮厚』的刘备了。为何汉奸依旧是汉奸下场，不能比美刘备呢？至刘备的『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并非他的『恬不为耻』。因为那时他正在毫无凭借的奋斗时期，不比曹操与孙权，基业早都有了凭借；他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难缔造，所以不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可是他的寄人篱下，都不是凭空去的，或以同志的关系，或以友谊的关系，或以同宗的关系，或以同盟的关系，都属暂时寄托性质，并非向之投降。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妨稍待时机。且正因为他有『耻』。不愿久寄他人篱下，宁愿东窜西走，独身枉屈，三顾草庐，请出孔明，创成帝

业。这种气象，何等伟大，岂可讥为『恬不为耻』；并且指他的先天弱点，（指没有事业基础）谓为『特长』呢？即使退一步言：承认刘备是厚脸皮。但这决不是他成为英雄的真正特长；他的特长，姑举一二：如一、虚怀求贤，知人善任。他的求贤若渴，世无其匹，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而他能尽得之。至于知人善任，尤为他的特长，他能使诸葛亮竭忠尽智，辅佐两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他文臣武将，亦均能使其相从患难；效死不去；并知马谡之不可大用，这是何等本领。二、信义素著，独得人和。观其兵败失地，人民扶老携幼，不顾追兵，相从不舍，这又是何等气象。仅这几端，已足够做领袖，创帝业的条件。这总是他的特长，才是他成为英雄的主要因素。岂可一笔抹杀；而反揭他的先天弱点谓为『特长』呢？

他第四段说：『还有一个孙权，……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个英雄。……那时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



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这更是十分牵强的论证。大家都知道孙权的基业，是继承父兄而来的。并且吴国奄有江东，兵精粮足，又有长江天险，独占地利；所有父兄遗下来的一班将才，足以进战退守；他的分得鼎足，是得天独厚，坐享其成；与他的为人是非厚黑，都无关系。至于他的英雄，是早已露了头角的；并不由袭取荆州黑了心，向丕称臣厚了脸，才够称为英雄。李宗吾要为厚黑学，首先将这作思想基础的三个主角来做论证，所以不顾牵强，把孙权也拖下水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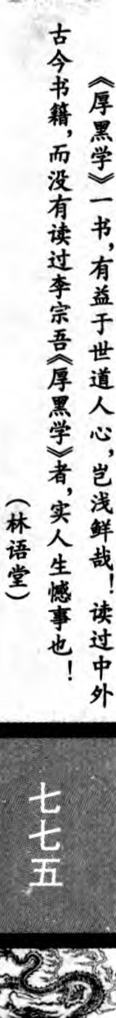
他第五段说：『司马氏父子……受了曹刘诸人的陶铸，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够欺人寡妇孤儿，心子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所以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氏的篡位，我们承认他的心黑。但是他的所以会『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下归司马氏』，难道全靠『集厚黑学之大成』这一点吗？当魏盛时，曹姓的统帅人材哪里去了？为什么魏主很愿意把军政大权全部付与他父子三人，叫他捍卫国家呢？司马氏父子三人的才略盖世，功高朝野，才是他使『天下归司马氏』的最大政治资本；并非单靠最后欺人寡妇孤儿的黑心，即得使『天下归司马氏』。李宗吾把开创『天下归司马氏』的主要成功因素，一概抹杀；只强调他唯厚黑的独一伟大性，诱使人们专崇厚黑，专行厚黑，憧憬着他推崇的这类『典型英雄』。实属危险之至。至于司马懿受巾帼一事，我尚须为他解释；孔明的馈懿巾帼，是不耐两军相持，有意挑战的行为。懿妙算已定，岂肯中他诡计，所以他的接受，

正是喜他战略的成功，而示孔明以胜算在握，绝其挑战之念。这种斗智的表现，是军中常有之事，根本谈不到厚不厚的问题，所以说他厚脸，根本误解。

他第六段说：『诸葛武侯……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这话更不足以作厚黑的论证。武侯的未能恢复中原，那是军事上的问题。蜀军的补给线太长，运输困难，不利于持久作战，确是一个大弱点；同时蜀军是劳师远征，魏军是以逸待劳，更有主客之势，不易奏功。若说到厚黑方面；则两军相遇，只知杀敌，不知其他。所以一到用兵，天地为昏，日月无光，已谈不到厚黑与否。如以用兵优越，战略成功如司马懿的不让武侯取中原寸土为厚黑名家，（那时各为其主）则自古以来，一班用兵如神，抵御外侮或恢复河山的民族英雄，都该是厚黑中人，应与杀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皇后皇子的曹操和欺人寡妇孤儿的司马氏父子为伍了。即武侯本人，亦是用兵如神，为司马懿所畏惧，至少是司马懿的对手，亦应列入厚黑与司马懿为伍了，为何又把他撇开？可见这一段论证，根本不成立。

他第七段说：『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贯之，厚黑而已。』这更属厚诬之至。圣贤我先不说；先说廿四史上的英雄，真是不可胜数，他居然能以厚黑来一贯，可算魄力透顶。我现在略提几个民族英雄，来辟他的厚诬：我们知道西汉之『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霍骠姚（即霍去病）。东汉之出征绝域，安定西陲的班定远。南宋之精忠报国，金虏丧胆的岳武穆，与慷慨勤王，从容就义的文信国。明末之死守扬州，城陷殉








国的史阁部，与困守孤岛，誓复国土的郑成功。总不能不算是轰轰烈烈的民族英雄吧？不知他对这几个民族英雄，如何处置？是否亦列入厚黑以内，与杀吕伯奢……皇后皇子的曹操及欺人寡妇孤儿的司马氏父子为伍？再以圣贤来说：圣贤是人类中最完善的人，如以圣贤亦列入厚黑一贯之中，那自古以来的人类，没有一个不是厚黑中人，没有一个不是曹操司马懿父子的同志，即早已成为厚黑世界，人类应该早已灭绝，哪里还有什么厚黑学发布？这种厚黑史观，是根本不成立的。

他第八段说：『项羽失败的原因，如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其病根在心子不黑，脸皮不厚。』韩信所说的话，确是项羽的弱点，项羽没有王者之仁，庙堂之略，徒凭一些『妇人之仁，匹夫之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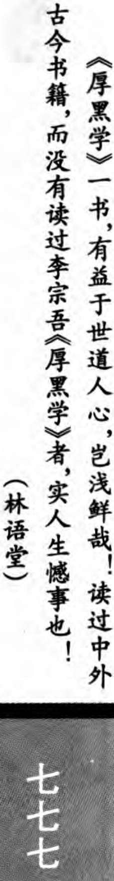


当然是不能成功的。至说他的失败，在心子不黑和脸皮不厚，这是错误。他杀会稽守通，杀卿子冠军宋义并追杀其子，一夜坑秦降卒二十万，杀降王子婴，杀义帝，火烧咸阳，三月不灭，心子不能算不黑。他后入关中，弃信背约，自称霸王，兵败乌江，尚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脸皮不能算不厚。他的失败，正失败在心黑脸厚，以致失去人心，厌弃关中，人和地利，完全失掉，再加上不能用人，韩信亡楚以归汉，范增见疑而归去，虽欲不失败，不可得矣，至于鸿门之宴，项羽不杀沛公，正是项羽的有雅量处，只要




他能建都关中，发政施仁，诸侯绥服，天下大定，汉王被困蜀中，虽有三杰，无所用之。『太祖高皇帝的招牌』，真立刻可以挂出。如说项羽必须把剑『在刘邦的颈上一划』，你能不顾负不义之名，使诸侯人人自危，因此而解体吗？这不是君子之度，仅一种诱杀敌人的诈术耳。至说项羽愧见江东父老『是大错而特错』一节，这确是项羽的脸不厚处；但是厚脸过江，已是独夫，能保江东父老不来索讨他的子弟，而还会拥护你一个独夫以作『卷土重来』的资本吗？这个脸皮虽厚，恐不能如李宗吾的如意算盘。

他第九段，十、十一段，以刘邦为论证，他说：『刘邦的厚脸黑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汉家的系统，才断绝。』这个说法，更属错误。刘邦的忍心对父亲分羹，推子女下车，杀戮功臣，我们承认他的心子黑。但这不是他平荡群雄，统一海内的本领所在；更不是他绵延汉家天下四百几十年的关系所在：正是他被人讥骂的几个短处。假使没有这几个短处，恐怕后世学者，更把他比之如三代开国的圣君呢；汉家的气运，或者还不止这四百余年呢。李宗吾只是以对曹刘错觉的看法来看刘邦，专揭他的短处，抹杀他的许多长处，这是完全错误的。大家知道刘邦是平民革命的第一个成功者，难道全凭这一点厚黑就能成功了吗？如说凭一点厚黑即能成功，那自古以来为流贼草寇的厚黑程度，应在刘邦之上，应该都已做了皇帝了。他把刘邦的豁达大度，争取群雄，信用三杰，约法三章等等的领袖大本领，完全抹杀；以及文景二帝造成绵延汉家气运的隆盛政治，亦





根本忘怀；专为论证他的厚黑着眼，正是错误之至。

他第十二段说：『韩信脸皮最厚，心子不黑，终归失败。……胯下之辱，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又说他不听蒯通叛变之言，以致『身首异处，夷及三族，……可见心子不黑，作事要失败。』这一段更属荒谬。大凡脸皮厚，是指顽钝无耻甚至不齿人类而言；即他以孙权向曹丕称臣为脸厚，亦是指无耻而言。韩信受市中恶少的胯下之辱，是忍耻，不是无耻；是避凶，不是失节；这种横逆之来，无异于突遇无理性的猛兽搏人，正是他动心忍性，设法避免被噬的一种措置。倘韩信当时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不啻与猛犬搏斗而牺牲生命。（因为当时还有众恶少辱困他，如斗必死无疑）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市中恶少不足与死，且韩信当日虽属落魄，但自负奇才，壮志未展，岂肯死于一朝之忿。所以宁出胯下，不与决斗。自古英雄豪杰，忍人之所以不能忍，而后为人之所不能为者多矣，岂可一概以顽钝无耻甚至不齿人类之厚脸皮目之。且英雄豪杰，固多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者，韩信即是一个此类典型人物。李宗吾说他厚脸皮，根本错误。至说他因心子不黑，所以失败，更属荒谬绝伦。韩信的登坛拜帅与封齐王是哪里来的？他自已亦承认刘邦为惟一恩主，大丈夫恩怨分明，岂可恩将仇报。韩信的不背刘邦，正是他的光明俊伟处。至于他后来失败而死，都是由于刘邦的负心与他自已不能明哲保身所致。倘能如张良的恬淡身退，则功成名遂，已足千古；何至于受『身首异处，夷及三族』的惨祸呢？至说『心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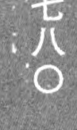
（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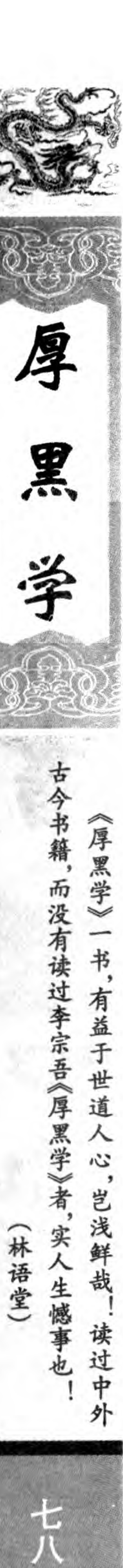












子不黑，作事要失败』的『大原则』，这话更不知从何说起，倘大家信奉这个『大原则』，来实行蒯通劝韩信叛变的『遗训』，都来一个叛变，不知还成何种世界？从前中国军阀割据与倒戈之风盛行，人民痛苦不堪，莫非即是受这厚黑学在成都北平两处发布之所赐。

他第十三段说：『范增心子最黑，脸皮不厚，也是失败。』他以范增想把刘邦置诸死地为心黑，以增被间求去疽发背死为脸不厚，这亦是错误的见解。须知增为项羽除刘邦，是各为其主，唯力是视，正是增的尽忠处。因为刘邦在范增眼中，是一个最可怕劲敌，懔有敌无我的教训，必须不择手段而剪除之，此处正是增的赤心为羽的行为，怎么可以说他心子最黑呢？如照李宗吾的说法，则自古忠心为国，英勇杀敌者，都是黑心了。杀敌的是黑心；则纵敌通敌而卒至主子败亡，已则降敌如项伯者，必以为是有良心的了。这种谬论，不能任其发展。至说增求去，疽发背死为脸不厚，亦属谬误。历增怒去与疽发背死，系由痛恨愤懑而发生者，与脸的厚薄无关。如必欲增『隐忍一下』，即他所谓『厚脸』而不去，则吾恐汉之反间又来，羽之疑心日甚，那时羽之黑心一起，增虽欲求去，虽疽发背死，亦不可得了。所以我说增之失败，不在脸的不厚；而在他的不智；有知羽之不可事，一不智；不知谏止羽入关时之残暴，二不智；不知阻止羽东归彭城，三不智；及致汉用反间，羽疑而增求去，已属晚矣。

他第十四段，系将上述作论证的人物，做一总结；并强调厚黑的神效而已。无甚特殊内容，故略而不





论。

他第十五段说：『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个心，而黑即在其中……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舆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这段理论，是强调厚黑的禀赋自天，与诱导世人必须运用这『至宝』，方能获得功名富贵……等等的指示，真是十足的唯厚黑论。他把真正获得功名富贵……等等的一切条件与修养，概行抹杀；可怜世间必有一部分人，受其诱惑而误入厚黑途中作牺牲品者。所以这种学说，不能任其发展，充其极，可使变成一个互相劫夺杀害的盗匪暴徒世界。

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段，是紧接上面的理论而细述工夫的修养和进度，初二两步工夫，还不算上乘，须至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在古之大圣大贤中找』到，方算止境。这种『苦口婆心不厌不倦』的谆谆教导，唯恐他人厚黑程度之不臻顶点，真是『热心少有』。唉！他们要证实他的『不传之秘』，不惜诬了一部分英雄不算；还要把古圣贤也拖下水，真是越说越奇，越奇越易诱人信奉。我且不谈古圣贤是何心胸？是何面目？先以厚黑两字来讲，他说：『古之大圣大贤，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使天下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话是何所据而云然；倘无依据，只是废话，不必深论。唯厚至无形，黑至无色，试问是何嘴脸？是何心术？吾信圣人，栖栖皇皇，悲天悯人，对此厚诬，必不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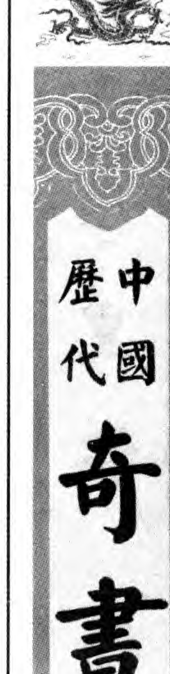
他末段说：『由三代以至于今，王侯将相，豪杰圣贤，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于此。』这种唯厚黑史观，已由错觉而弄假成真的演成荒谬透顶的结论了。我在上面本已逐段批判，可不庸再辩；但为免除世人误信起见，不得不再行批判一下：自古大奸巨猾，乱臣贼子为王侯将相者，确是厚黑中人；但亦不能唯厚黑即能成就，另有其成就的条件。至于圣贤豪杰，试问哪一个是顽钝无耻甚至不齿人类的厚脸者？哪一个是凶恶残忍以致伤天害理的黑心者？又哪一个圣贤豪杰之成事，是出于这种厚脸黑心的行为的？所以他亦只能以『无形无色』的玄虚字眼来形容，正是遁辞知其所穷。这种唯厚黑史观，根本没有辩证的依据，任他说得天花乱坠，终是不成立的。

厚黑经

厚黑经前半篇，仿四书的笔调；后半篇则文白兼施，另成一格：均系杂述厚黑的理论和修养，并夹述厚黑的论证。全文琐碎，只得提其要点而批判之：

他说：『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又说：『首明厚黑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等语：系仿中庸的笔调而写成。所谓：『天命之』『出于天』，并无根据与价值，仅一种唯厚黑的强调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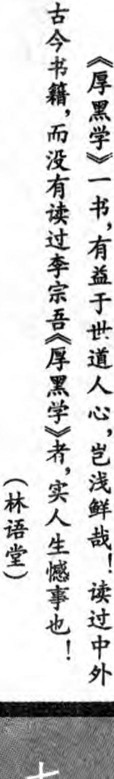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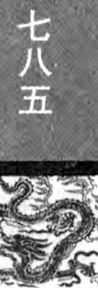
而已。诳诞不经，不待论辩，读者必能明辨其安。

他说：『厚黑者，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完全是荀子的性恶说，他自己亦说他的学说是以荀子的性恶说做立足点，最后归结到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此段论性恶问题，他拿小孩在母亲怀中抢食糕饼与推打哥哥作论证，这又是似是而非之论。关于性善性恶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论争未决的大问题。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告子主性无善无不善，世子（周世硕作养书一篇）主性有善有恶，杨子主性善恶混，韩愈氏主性有上中下三品，各持一说，千古学者，莫衷一是；惟孔子则早主『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最为近理。我则赞同孔子之说，孔子言性：重在习，不重在性。既重在习，则其不主性善性恶明矣。如其亦主性善或性恶，则必发展为唯性论，决不会反重在习了。所以孔子并没有主张性善或性恶，

所谓性相近，即是无所谓性善或性恶的一种性的素质差不多而已；只有极少数的上智与下愚两种人，他的性比较特殊，不因习惯而有所变易罢了。所以人的初生，并无带来先天的善或恶。除了极少数的上智与下愚两种人，不因习惯而有所移动以外；其余都因在后天方面，受了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之影响，以及逐渐养成的习惯，才有善恶的分别。所以小孩的抢食糕饼和推打哥哥，是他饿时只知道要吃与惟恐妨害他吃的一种食欲与自动的习惯罢了。（实际上小孩的抢食母亲口中糕饼与打人都是大人喜欢以口喂食和教小孩学习动作——打人——而来的）他吃饱了决不会抢，非但不推打他的哥哥，并且愿意要他哥哥抱了。这都是一种习惯在那里作祟，并非小孩天性中有此厚黑。我举一个反证：小孩食欲的习惯，会在地上抓捡一切东西吃，不管鸡屎也好，泥块也好，甘蔗皮也好，瓜子壳也好，大人不在身旁，他都会很快的抓进口里吃；甚至连铜元钮子都会送进口，吞下肚，这种抓食各种东西，难道都是同他『取母亲口中糕饼放在自己口中』一样的试验出于先天的厚黑吗？这种先天厚黑的试验，根本不成功，怎么还能把『这种良知扩充出去，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呢？他在此处，举出唐太宗来作论证，他说：『唐太宗杀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与他，就是把这种良知良能扩充了，所以成为千古的英雄』的，这又是与上述对曹操刘邦等等的看法一样谬误。唐太宗的英雄绝世，谁都知道他自十八岁经纶王业，东征西战，至二十四岁荡平群雄，天下统一的时候，便大名鼎鼎的；何待『把它扩充，杀哥弟，逼父亲』而才『成为千古的英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



雄』呢？他父亲李渊的王业，谁不知是太宗经纶出来的呢？不幸骨肉间发生疑忌，建成与元吉深忌世民的大功和众所亲附，欲共谋杀；不料反为太宗所杀，致有骨肉之惨变。我们承认太宗的杀哥弟等等，是他的罪恶，但这亦是他的短处，并非『把它扩充』了，才『成为千古的英雄』。所以唯厚黑论，是始终不成立的，明白了他的不成立，即可免除对唯厚黑的迷信和憧憬着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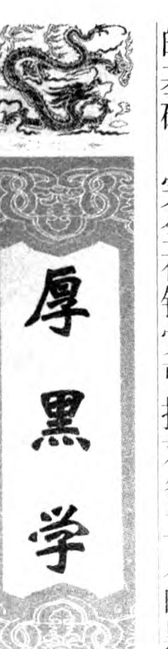
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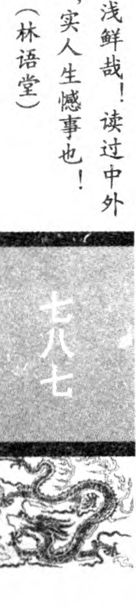
关于他的厚黑传习录，意义甚为明显，如传授求官做官等的厚黑伎俩丑态恶相暴露，读者易辨其非，无庸再予批判。惟他的『结论』一篇，有几点极易使人误信，必须予以批判。他说：『特别告诉读者一个秘诀，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现出来。』这话更属掩耳盗铃之谈。凡实行厚黑的人，他对某一种事，必预先定有一个企图目标，亦即他野心的所在点。他虽然在起初可尽力以假仁假义假道德来掩护他厚黑的进行，但至目标到达之际，图穷匕首见，决没有方法可再用假仁假义假道德来掩护，使他不『赤裸裸的表现出来』的。他以：『王莽失败，由于露出了的原故』为例证，这愈显得要实现野心，非『把他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不可。王莽在没有实行篡位之时，天下吏民上书颂他

的功德者，多至四十八万人；同时他那种『谦恭下士』的虚伪作风，真是不亚于周公当日，何尝不『糊着一层仁义道德』来掩护呢？但是当野心实现之际，即他杀平帝篡位之时，是没有方法不使这糊的一层揭开，而『把他赤裸裸的表现出来』的。如要他『终身不露』，只有叫他永远『糊着这一层』，终身不做弑君篡位的勾当。但是他早定有一个企图目标，正当欺人孤儿寡妇，得天下易如反掌，目标到达之际，怎肯截然而止的罢休呢？所以既要行使厚黑，又要『永远糊着不露』，这个秘诀是万万做不到的。读者不要误信他那种『既要偷汉子，又要造牌坊』式的如意算盘。

二 综合批判

李宗吾的厚黑学，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厚黑学，为全书之纲领与重心；其余各篇，不过引伸补充与说明之而已。他这个学说，是他从英雄主义的长期沉闷中，（根据他自述的发展过程）发生了错觉，遂以为是英雄成功的惟一秘诀，即发展为唯厚黑论，进而写成厚黑学，成为他的厚黑主义，发布于世。他的理论的基础，完全在错觉曹操刘备二人的黑心厚脸，以为是他们成功的惟一因素；把他一人所以成就的真正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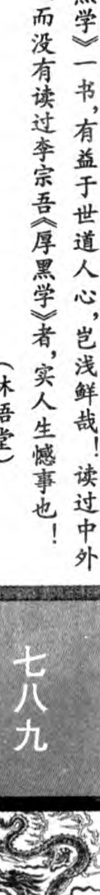
长，概行抹杀，这是他对曹刘二人看法的重大错误。这种错误发布出来，已足使世人对成为英雄的起一种唯厚黑观念和唯行厚黑即成英雄的憧憬心理。并诱发一般厚黑者，本无英雄企图的，因此亦起了来做『英雄』的野心。而况他再加以鼓吹之，激励之，反复劝勉之，谆谆教诲，不厌不倦，极尽倡导宣传之能事，（他虽或另有深意与作用但一般知识水准较低之读者不易辨识）惟恐世人奉行他的厚黑主义之不力，这是他学术上最重大的错误。他说曹操等等是厚黑中人，我们大部分都承认他。（因为尚有几个人不见得是厚黑）或再进一步说：自古英雄不免以厚黑的手段，来达到他某种企图，我们亦可以承认他。因为英雄不比圣贤，他的行事，是瑕瑜互见，不免有厚黑的行为，但决不能说他的英雄，全是从唯厚黑而来。他这种以唯厚黑立论而抹杀一切，是他犯了根源上的错误。尤可异者：他厚诬了英雄不算；还把圣贤豪杰一齐拖下去，并





以一部二十四史以厚黑来一贯，成为厚黑史观，（厚黑从话内常提厚黑史观的话）这话真不知从何说起。他虽自己说：『这书最初是开玩笑』，但这玩笑，他自己竟至假戏真做，愈演愈烈，无法收拾。他又承认是一种学说：承认以荀子的性恶说为立足点，承认是他思想的过程；承认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并将厚黑二字，移作『图谋众人之公利』的技术，（见他所著的我的思想统系）以厚字解为『忍辱负重』，黑字解为『刚毅果断』，他自愿失去厚黑本旨改变命题，另换对象，继续发展他的学说，在表面上虽仍是一贯地承认他学说的成立，但在实际上已不是他向所鼓吹诱导『凡人世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舆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与『里子厚黑二字，万变不离其宗』的厚黑学，而是变成一种公民道德或热心公益的作风，正与他倡导的厚黑学相反了。所以他的厚黑学发展到最后阶段，连他自己亦不知不觉地把它推翻，另辟蹊径了。关于他自己推翻厚黑学的示意，在他的自序里，亦已提及。这序是二十七年写的，他自己必深知厚黑的错误，才自圆其说，将厚黑分为三个时期：对第一时期谓：『上古人民浑浑噩噩，无所谓厚黑，纯是天真烂漫的』。对第二时期谓：『人民知识渐开，机变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刘备之流，遂应运而生』。对第三时期则谓：『必须参用孔孟的道德，……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唉！他的厚黑学，不是首揭『曹操杀吕伯奢……杀皇后皇子』的黑心子与『刘备依曹操……依袁绍的厚脸皮』，为成为英雄的『千古不传之秘』的吗？他又不是以荀子的性恶说为立足点，谓『厚黑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与『厚黑者，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的吗？为何现在说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无所谓厚黑呢？为何说人民知识渐开，才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







有曹刘之流的厚黑呢？又为何要参用孔孟的道德，以孔孟之心，来行曹刘之术呢？这个『出于天而不可易』的曹操那种黑心子，怎么可易以孔孟的道德之心呢？这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到此地步，他自己亦已把厚黑学全部推翻了。所以他的学说，我说根本不成立；并且他的厚黑的论证，亦不完全，不合于逻辑。他只提曹操司马懿刘邦等人的黑心子，绝不提董卓或魏忠贤等等的黑心子，项羽明明亦是黑心子，他偏说不黑；只提刘备孙权司马懿等人的厚脸皮，绝不提吕布或刘后主刘豫秦桧等等的厚脸皮，因为曹刘诸人是成功了的（其实曹操遗臭万年并不算成功，司马懿刘邦诸人均有被骂之实亦不算完全成功）。他就揭出他们厚黑的『特长』推为盖世英雄，进而发展为唯厚黑论成为他的厚黑主义。董吕等等是失败了的，他就绝口不提；这是他的趋避之方，惟恐人家见有厚黑者的失败教训，致减损对他厚黑主义的信仰，故绝口不提。这种完全以成败论厚黑，以厚黑论英雄来诱导世人，他虽说『最初是开玩笑』，但人心所受的影响太大了。他的《厚黑学》，本是以荀子的性恶说为立足点，但荀子的性恶说，虽主性恶，而宗旨却在克治此恶，注重教育来改善人性，他则与之相反，宗旨在倡导厚黑，奉行厚黑，来恶化人性，恶化世界，因他竭力强调厚黑者的成功，不厚黑者的失败，最易使人引起心理的恶化。同时他立论的出发点，纯在于损人利己这一点上，可说他惟恐世人不恶，而教人为恶；惟恐世界不乱，而导世界于大乱。此种学说，人类奉行，则为害人主义；国家奉行，则为侵略主义；总之厚黑学是祸害学，不可任其发展。

跋

数年前友人善称《厚黑学》，余购读后，觉得太不好，曾在说文报的社论中论列过。最近有沈武先生送出版部《厚黑学批判》一书，余读以后，甚表同情。

一个人的成功，要有三个要素，一为时机，二为力量，三为手段。即以厚黑学中所举的例子来讲，刘邦不起秦始皇时代是无时机，而起于秦二世者，因秦政太苛，到处起来反抗，刘邦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反抗者多，而死亡者及中途停止者亦不少，能免于死亡及中途停止（即不奋斗到底）者，是有他的力量在。这个『力量』，包括他的体力智力人力物力财力等等。虽经过这个第二关，如有手段以应付当时环境，则可居于群众之上而成为英雄。这种手段甚多，『厚黑』也是这其中的一端。并不是抛开时机，力量，专言手段，而手段之中抛去别的，只用『厚黑』而为成功之本，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人对人的问题是互助的，亦是互相利用的，以一己之长助他人之短，以他人之长助己之短，亦以一己之短利用他人之长，以他人之短利用一己之长，这就是墨子所谓『兼相爱则交相利』。而决不是彼此都在要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

手段，用厚黑。我个人的人生观，凡是第一次有人对我不到处，我总放过，认为他是无心，第二次对我不起，我就说出来了，使他以后不要这样。如果他第三次再对我不起，那我就不客气了。因为我也有时无心得罪了人，如果有人警告，我绝对是改的，是以我对人总是让过两次，在第二次对他本人警告，第三次我也是公开的对付他，不是暗中对付他。我常这样想，我的能力对对方可以打倒的，对方永远不能抵抗，是我胜利了。但第三者以为我太利害，凡事不与我往来，那我就吃了大亏了。我所以第三次方对付者，为的是虽胜利了，而尚能得到第三者同情之缘故。是以人对人不要耍手段，更谈不上厚黑。



至于本书中讨论『性善』与『性恶』问题，我的见解，人是由猿进化的，猿是一层一层由低级动物进化的。动物凡是愈野蛮者愈自相残杀，愈文明者同情心愈大。如此，性恶是原始的，性善是进步的。这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性恶与性善的决斗，性恶是法西斯的，性善是民主的。性恶的人以唯我或我族独尊。以他人为奴隶而役使而杀戮；性善的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所有人数均可联合的。这是人类进化的问题，与脸厚心黑漠不相关，不应以性恶之说作为厚黑之立足点。

现在抗战胜利后，正要建设，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私人的事业，都需要人为，人与人相处，彼此要手段用厚黑，建设永无成功之日。是以余有《红帮汉留人物故事》一书出版，以红帮中所崇拜的人物有二，一为民族英雄，一为义气人物，民族英雄为郑成功，在此姑不必论。而义气人物如左伯桃与杨角哀，桃园的刘关张，甚至梁山上一百零八人。就是当土匪的，也要讲义气，如要手段的话，梁山上彼此者杀起来，不待宋廷派人去征，早已自相残杀完了。当土匪的要讲义气不耍手段，而要成为一个英雄，尤其是历史上有名的英雄，如刘邦、项羽，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之流，起首就耍手段用厚黑，刘邦且死在泗上，连亭长都当不上；项羽渡不过江，哪能与刘邦争短长呢？是人要成一个英雄，要把握时机，发挥力量，运用手段的，不是单就耍手段之中的一小部厚黑就能够用的。因此本书将《厚黑学批判》列前，《厚黑学》《厚黑经》《结论》原文列后，请读者前后参考，不要上李宗吾一面之辞的当！要知处在今日极复杂之社会，立足与谋生均不易，而成一个数千万人或数万万人以上之英雄，用『厚黑』的简单方法，决不会成功的。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大法师阅后记

《厚黑学》一书，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读过中外古今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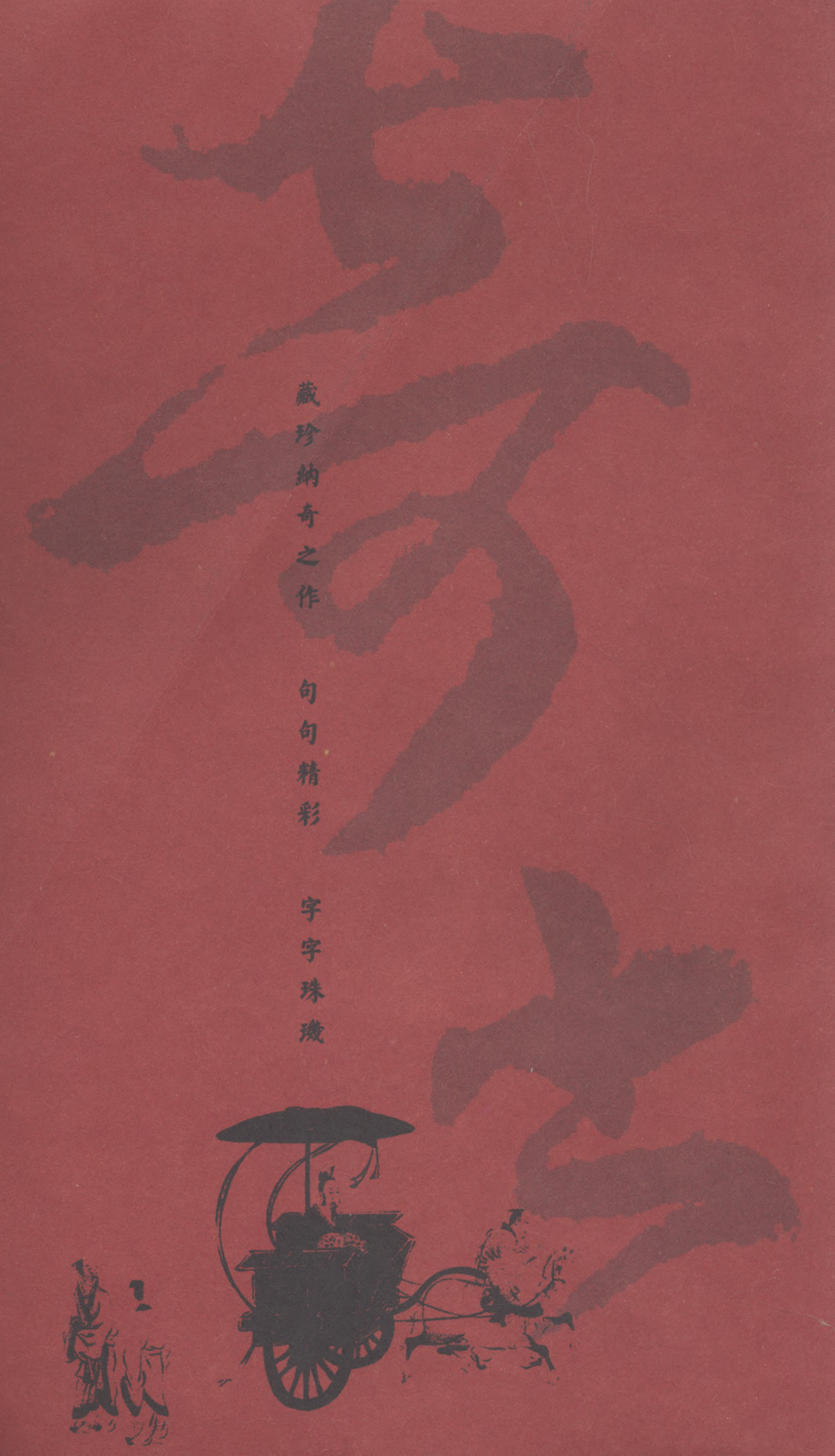












藏珍納奇之作
句句精彩
字字珠璣

绣像本

中國歷代奇書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檗栝之作

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千古不传的成功秘诀：一部二十四史，必须持此观点才读得通，这种学问，原则上很简单，运用起来却很奇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

ISBN 7-5034-1331-X


9 787503 413315 >